

文 學 叢 刊

切 夢 刀

李 健 吾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刀 夢 切

吾 健 李

目次

乘驢·····	一
送禮·····	六
燒餅之戰·····	九
拿破崙第二·····	一五
建築是一個傷心的說明·····	二二
案頭的悲哀·····	二九
鬚枝梅花和瘋子·····	三四
北平·····	四一
給北平·····	四五

奇蹟	四七
兩個偽警	四九
簡草	五一
俠客	五三
記野藪	五五
大祭	六二
萩原大旭	六五
「罪案」	七四
小藍本子	七八
懷王統照	八八
鄉土	九四
悼「五四」	九九

過年過節是自私的表現·····	一〇七
說一葉知秋·····	一一一
說領教·····	一一五
說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一二二
說帝王惑於朱紫·····	一三〇
切夢刀（代跋）·····	一三五

乘 驢

好，驢有了，而且你也騎上了。

我希望你開手不要就抖繯繩，逼策着牲口狂跑，這會先給你一種杞憂似的苦痛，因為牠不久便會一上一下地顛起來的；離開了獄似的城廓，一踏上郊野的清曠，我希望你更不要打着牠奔，只悠悠地任着牠緩緩走去，把你手裏的皮繯鬆着，把你的心弦鬆着，把你的眼皮也鬆着。他會傳傳亭亭交行着四隻瘦伶伶的樹枝樣的腿，走過人類所不敢走的危徑。牠駛着你的無大無小的善善惡惡。你相信牠，猶如你相信地球旋轉時不會把你擲於無涯；你忘掉牠，就像忘掉永在脚下的平常的大地。

你疲憊了，背酸着，臀麻着，不再願往前流星地趕着；你跳下來同樣想



歇腿的驢來，把牠拴在一棵柳樹上，或者榆樹上，或者棗樹上，你自己離牠遠些的綠茵上平平地放倒，頭下枕着硬土或石塊，眼皮攏住，覺得自己消失了。但是不久你會睜開牠們的，你心裏伏着一種要熟悉四周的意識。天是晴的，白雲數點；地是綠的，細草莘莘；風聲也許有，鳥聲也許有，水聲也許有：這一切都讓你沈醉。在這裏沒有權威，沒有禮教，你的思想和情緒都是自由的，唉！哭罷，或者笑罷，哭笑出你不敢訴人的悲歡罷！於是你覺得一種需要同情的欲望，然而你彷彿更需要恬靜：你的視線漸漸轉向那邊，那邊——啊！這親愛的小驢！這舒坦的灰獸！牠靜靜地嚼着樹葉或者碎草，有時仰起諸葛子瑜的安詳的面孔望一望你，獻上你所需要的整個的同情，不攪煩的，不膩人的；牠所能給的只是默默，這對你足夠了，因為在這時語言能中斷你的幽趣的。你感到了滿足的滿足，覺得牠就是當地情景之中一個必需的型態：你奇怪牠怎麼會把你馱到這裏來。你的眼睛和你的心一樣，在大自

然中領了洗，安適地休息着。這像小孩的哭鬧，誰也哄不對勁，等乏了，小黃過去舐一舐他的淚水，他也就甜甜地朦朧了，不過記住驢子要拴得遠一些，這第一能免去你聽見嚼草的聲音的厭惡，第二你的心是和平的。

不過這個驢——真可惜！——我怕不是你自己的。所以我們便得顧到驢夫，一個窮苦人，一個你應當敬愛的農民。驢是自己的最好，然而沒有驢或者不便置辦牠的人，無已而求其次，那麼僱一個驢來代步，也比乘汽車，洋車，自行車，等等爲妙。這顯然有兩層利益：（一）僱一驢就是僱一個驢和一個嚮導（驢夫）；（二）牠不惟可以走別種車馬所能行的官道，而且更其走牠們所行不得的凹凸山蹊。你能在十分鐘以內買得驢夫的歡心，「呵唷唷！」你可以算做一個「僥倖的驢子」了；否則就該像漢穆萊特自嘗道“*What are you on?*”騎在驢上想擺出十足的貴族氣息，是一件無比的惹厭的怪樣兒。少把他腳錢倒不要緊，那要緊的是在道上你得和他平分所購的食物，這

是一種絕妙的賄賂，非惟買下他的口，而且買下他的心。他是一位極願解答你的疑問的好好先生。我這裏願意再告訴你一點，就是我自己還未曾遭見過那種欺良的匪棍。

但是你得避免騎牡驢，牠會有若干開罪你的村野。我怕司徒文生倒霉鬼，騎得就是這類陽性的東西。我騎過這種可怕的走獸，「唉呀呀！」險些沒有把我仰面撲通擦下去！在小道上，牠忽然會伸下頸子去咬草，或者向左向右摔過頭去啃穀子；至于要瞥見一匹牝的，「傢活！」牠會抖抖地自己高起興來把你頭個半死，吼着牠那如癡如狂的異樣的求婚曲，追上前去，跑入歧塗，還許挨她的羞惱的一蹄子！大凡天下的罪孽與戰爭多半是這類東西發動的，這真是男性禽獸的慚愧。牠的性子是頂倔的，不安定的；牠得大勇士來控制着。

雖然這樣，我還是勸你騎驢。吾家先人過函谷關西遊，跨的是一匹出乎

其類的青牛，牛！這真掃盡我對他的信心了。至于馬，我不敢多嘴，因為司徒文生褒貶得實在漂亮地夠了：這大意是講馬太可貴而且太安靜了，簡直把牠單留下不得，這麼一來，你便和牠縛在一起，就像你和別人用一條鏈子鎖着；碰見險徑牠會嚇暈了；總而言之，牠是一個不確實和要命的同盟，能添旅行人三十倍的麻煩。而他所需要的是要賤一點的，小一點的，耐苦一點的，性情也堅毅和平一點的；所有這些條件自然落到驢先生身上了。

清華八月，三十日。

送禮

送禮是一種藝術。和別的藝術一樣，它有時代、民族和性靈的種種意義。比較而言，它離詩離音樂最遠，雖說它有時候表現詩或者音樂的境界，不下於詩或者音樂的涵蓄。張三送來一把湘妃摺扇，噢！雅人雅事，只有張三做的到，李四遠巴巴從家鄉送來一斤枇杷，打開一看，爛了，丟了拉倒，但是，他的愚騷多近乎詩意呀！詩或者音樂要的是朦朧，或者混沌，從混沌到白癡是一條捷徑。不過，送禮的姊妹藝術不是詩或者音樂，而是小說。

它要的是觀察。理智是明澈的，世故是熟練的，應用是圓到的。送禮如若表現送者的個性，個性却在反映對象的認識。張三結婚，請我去做收發。看着一件一件賀禮，我認識物品後面藏着的心情，和發生這種心情的性格。

送銀盾，送喜帳，送賀金，是一等人，送花籃，又是一等人。兩樣都送，又是一等人。送文房四寶，送廚房用具，送洞房擺設，送男女裝飾，又是一等人。因為禮物的輕重大小珍凡，我可以看出雙方友誼的距離。把這些不同的友誼聚在一起。我可以以立時明白（假如平日我不大清楚）張三的歷史，和造成這種歷史的環境與爲人。做他一次收發，我決定了我和他來往與否的猶疑。

但是，我做收發的未嘗不也遇到例外。拿我自己來說，我和朋友的交情是深的，他遭了患難總是我搶先營救，然而輪到送禮，我就懶散了。第一，我不曉得送什麼好，因為世上沒有東西表達我的衷情，第二，我不願意落俗，以爲朋友一樣和俗無緣。然而我這種疎忽替我回絕了多少友誼！說到臨了，送禮不僅是社交的禮貌，而且是，做成驕傲的無上憑證。是人就有虛榮。看着一廳的禮物，張三站在當中，覺得及世只有他沒有白活一趟。『這

是錢大人送的一對玻璃花瓶，別瞧禮輕，是錢大人送的，唉！禮輕人重。這是——什麼！叫化子頭兒劉五也送禮來了！你明白，他巴結我，因為，總之，我張家濟的德。」是的。他心滿意足，這一切是他活着沒有被人遺忘的真憑實據，不僅遺忘，簡直是他爲人推重的理由。送禮是成全別人的虛榮。此其所以往往辦白事。辦紅事，會把人辦窮了，都是貪那點兒小便宜的毛病。來而不往非禮也，於是乎送禮，當掉紡綢大衫，賣掉北鄉的水田。

送禮要適中，過猶不及。最聰明是不破分文，去拿別人送禮，別人存在咱們家的東西，管他別人不別人，只要目前合算。有話將來再說。犧牲無辜的第三者，爲了達到自己的方便。這種應酬的實例最顯明的是東挖西補的政治家。他們打着信義招牌，鋪子也就是一樣貨色出賣：信義。現今生意最興隆的，是張伯倫做掌櫃的英吉利。

燒餅之戰

談到從前日本的侵略，我每每不由想起那著名的皮克老燒勒 *Pierador*。說正確些應當是皮克老燒勒三世。要不然，什麼名字也好，只要含着小醜跳梁的意思。雖說是「跳梁」，倒也算得一場大戰，兩軍相拚，直把皮克老燒勒弄的國破人亡，才好了結。我用一個「著名」的形容詞，但是萬一有誰檢閱史乘，翻到末一頁，我怕也是翻不出他的名姓。

他是一個肝火旺的國王；什麼國，書無明文，大概十六世紀法蘭西的一個小諸侯之類罷。他率領士兵，浩浩蕩蕩，一逕奔向他的善鄰，「膺懲」的藉口是他的百姓販賣燒餅，走過人家的地面，人家好意拿錢討幾個燒餅吃，挨了罵，又挨了打，最後自然也挨了人家一頓打。日本佔據豐台，說是丟了

一匹馬。接着在蘆溝橋跑了一個兵，人比馬重要，自然就要長期戰爭了。皮克老燒勒的敵手是一個慈悲爲懷的巨靈。這巨靈也許老了，猶如中國一樣老，一樣貪圖安逸。但是他不像日本那樣輕敵，先派三百輕騎兵出去偵察一下敵境有沒有埋伏。經過一番仔細搜索，他們發見敵境既平且靜，和在夢鄉一樣。

一聽這話，皮克老燒勒正中下懷，急忙傳令進攻。據說：

「他們經過的地方，處處破壞蹂躪，不分貧富，不問神俗，一概不饒，他們牽走了黃牛，母牛，公牛，小公牛，小母牛，母綿羊，公綿羊，母山羊，公山羊，田雞，閩雞，小雞。小鵝，公鵝，母鵝，公豬，母豬，小豬；打下胡桃，收丟葡萄，移去葡萄根，把樹上的果子全弄下來。他們引起無比的紛亂。沒有人抵抗他們；正相反，人人籲求他們大發慈悲……」

皮克老燒勒只有一句話回答：他教他們吃燒餅來了。

人家希望和平了結，願意賠禮勞軍，他的答覆是：他有權在鄰境便宜行事。

他錯把人家的好意看做法懦，錯把人家和平的愛好看做畏懼的表示。他忘記那位但求無事的巨靈到底是一個巨靈，還有一個巨靈的兒子。這年輕力壯的太子，只要輕輕一拳，便掃掉皮克老燒勒一個軍事的要塞，他叫做喀爾銅杜瓦 *Corcantua*。

你以為我在說誰？我這裏說的正是辣布萊 *Rabala* 的喀爾銅杜瓦，沒有聽說辣布萊，我可憐你。魯迅說只有人才會笑。他引用的正是辣布萊的兩行序詩：

寫笑勝似寫眼淚，

因為笑是人的本色。

不看十七世紀初葉的吉訶德先生，我們不曉得荒誕（理想？）和現實的距離，然而，不讀喀爾銅杜瓦和輕達格呂耶勒（他們是父子），我們就不曉得荒誕和現實的契合。舉一個例，拿破克老燒勒來說罷：我要說的也只是那可笑不自量的皮克老燒勒。你以為這是想像上頂荒唐的製造。好！我告訴你一個真的。希臘的伊卑魯司Epirus有一個國王叫做皮魯斯Pyrrhus，紀元前二七九年『鷹德』羅馬，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打了一個勝仗。他回答軍官的稱賀道：『再像這樣打一個勝仗，我就完蛋了。』他攻下希臘鄰邦的一個城市，就在走馬進城的時候，一個老婆子從房頂拂下一塊瓦，不偏不倚，打在他的頭上，碰出他的腦漿。這可憐的英雄——我如今又在說皮克老燒勒。這可憐的英雄——我想起一個話例，那些耀武揚威的日本將軍。

皮克老燒勒的兵士到一個地方，搶一個地方。他們殺掉男人，擄去女

人，能拿的東西全拿走，他們不嫌東西重，也不嫌東西小。他們也不怕瘟疫流行，牧師醫生全死了，剩下他們還活着。縣城沒有東西可搶了，他們跑來轉寺院的念頭。和尚們急的擊鼓鳴鐘，排好了隊，下了殿堂，懷着鬼胎來迎接。

他們的騷擾激起了一位民間英雄，他叫做約翰。假如是現代，他的名子不是約翰，倒應該是義勇軍。他和我們的花和尚魯智深一樣的喝酒，好吃大塊肉，沒有他的胖身子，鼓肚子，却有一個高高的鼻子。他殺到興起處，便見敵人：『有的不說話就死了，有的說話却不死，有的一邊說話一邊死，有的一邊死一邊說話。』

總之，皮克老燒勒征服世界的夢沒有開始，就叫人殺了一個片甲不回，騎着馬，落荒而走。馬蹶了，有氣沒有地方出，他一劍把牠戳死。沒有東西騎，他想偷人家磨房的驢，驢沒有偷成，人家剝了他的衣服。他沿路向人訴

苦。一個巫婆子對他講，有一種怪鳥兒來了，他的王國也就來了。『從這時候起，人就不知道他的下落。可是有人告訴我，他如今在里昂做短工，脾氣還和往日一樣大。』而且逢人就打聽那種怪鳥兒來了沒有。

可憐的皮克老燒勒！做夢也想不到是燒餅亡了他的國。

可憐的皮克老燒勒之羣！

拿破崙第二

小時候讀書讀到『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心裏感慨的成分可以說絲毫沒有，有的倒是一種莫明其妙的快感。大約醉我的不是那深長的意味，而是那抑揚的格調。現在年紀大了，格調的興趣漸漸降低，倒是從前不很透澈的觀念，彷彿脫穎而出，值得留戀了。讓一個小孩子瞭悟哲學，其實是對牛彈琴，然而這篇赤壁賦終了做了每個小孩子的讀物，根據的大約是大人心理，很少是小孩子自己的要求。一朵花沒有開就談到謝，多少有些陰慘。一個人才生下來就去想死，不能不說殘忍罷。

然而一個具有無數萬人民的國家，爲了幾個人想做『一世之雄』，便犧牲了無數萬人民的幸福與和平，不等正式開戰，便把死亡的暗影投在他們的

心上，身上，其爲癡爲愚也就可想而知了。

你們明白我指誰說。

但是，我要說的更是一個歷史上的例子。不，我要說的只是一首詩罷了。一八三二年，奧地利死了一個法蘭西的青年，年紀二十一歲。他是一個金枝玉葉的太子，我說錯了，一生下來，他父親就派他做了羅馬王。我還說小了他。他父親退位的時候，吩咐議會把他認做皇帝。他這時也就是五歲。他父親功名蓋世，一敗於莫斯科，再敗於滑鐵盧——我說的正是那萬人景仰的暴發戶，拿破崙一世。他不能忘情於他的事業，就在他舉目荆棘的時候，他給他五歲的孩子安排好一個光明的未來。

「未來！未來！未來是我的！」

然而，可惜的是，未來不是他的。上帝似乎相當酷虐，不等光明光臨，便中途收了他兒子的歲月。活了二十一歲，這無聲無嗅的拿破崙二世！父子地下相逢，遙想當初，能不慘然！所以詩人誹笑道：

不對，未來不是任何人的！

陛下，未來是上帝的！

只要時鐘響一下，

人間就向我們告別一次。

未來！未來！神祕！

地上所有的東西，

光榮，勳績，

輝耀的王冠，

揠着翅膀的勝利，

實現了的野心，

放在我們的頭上，

就像鳥兒在我們的房頂！

一個人得意的時候，從來不提防什麼失敗。他一次征服了命運，便以為永久征服了命運。小時候他也許讀過不少的史乘，告訴他同一的反覆。秦始皇之役，有一個二世；亞力山大之後，就——沒有人！但是，虛榮養成他『天之驕子』的情感，何況拿破崙一世，兵之所至，無堅不摧，戰勝何止十次，把『例外』當做他的專利。然而，我們且聽聽詩人的預言：

明天，是冒着白沫，倒下來的馬。

明天，是夜晚自焚的莫斯科，像座燭臺。

是你的老衛隊遠遠撤過了平野。

明天，是滑鐵盧！明天，是聖海蘭！

明天，是墳！

這正是自來野心者的悲哀：他們可以過五關，斬六將，但是，最後，他們衝不出一個關隘：明天！他們最大的敵人是時間。它是無限的，那樣長，那樣長，就不曉得什麼地方是它的盡頭。時間不是老人。它沒有年齡。『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倒像是比喻時間。它像日本軍閥殺不完的中國人，越殺越多，殺到後來，彷彿黃河決了口，沖掉留在人世血腥的痕迹。這些執迷不悟的武士，個個色盲，錯把一座一座的城邑當做一分一分的時辰。他們看不出這正是死亡的徵記。他們勝了，離死却也近了。詩人這樣警告拿

破崙一世道：

上帝留下時間，給你留下空間。

你可以佔有地上一切所在，

和空裏一座建築同樣偉大；

陸下，你可以隨意拿走

沙里曼的歐羅巴，默哈默德的亞細亞；——

可是你拿不走「永生」的明天？

所以，和詩人相比，武人顯然拜了下來。拿破崙一世不僅把自己輸給了時間，還把自己輸給了雨果。你們以為我在談誰？我談的只是一個民族的英雄——不是侵略羣小的霸主，而是一個為人長歌不輟的詩人，他指示我們：

「活着的人們，是那些鬥爭的人們；」

而且有膽量說：

「帝國應當在滑鐵盧敗。」

他愛的是法蘭西人民的法蘭西，不是拿破崙的帝國主義。我的題目是「拿破崙二世」，其實我不過是模倣詩人，表示他的無辜罷了。假如他生而不爲拿破崙二世，他不會二十一歲就死，死的彷彿一個無期徒刑，這不能不說是殘忍。

救救你們的孩子，日本軍閥。

建築是一個傷心的說明

忘記看什麼報了，有一篇戰地通訊，記載某師參謀的談話，以爲上海北站鐵路管理局的大樓不能安置砲位，沒有軍事的價值，反而成爲敵方射擊的顯明的目標，看完這段談話，我惘然如有所失。我常常經過這個地方。從這座大樓起造一直到牠落成，我都看在眼裏，和朋友談天，我總在推崇牠軍事的價值。這不能怪我無識，其實就我門外漢看來，覺得那樣堅厚的石牆，那樣窄小的鐵窗，獅子一般，牢獄一般，堡子一般，蹲在車站東首，完全是「一二八」之後應有的一種工程：平日既可遊息，戰時復可憑藉。

然而「八一三」爆發了，某師參謀一語道破牠的行藏。我收回我的讚美，好像上了當，覺得自己淺薄可哀。

我原諒自己，因為我根本就不懂建築。但是，不知道爲什麼，中國各地很少高樓大廈適合我的胃口。我並不想替我們固有的建築迴護。因爲材料柔脆，我們缺乏歐西建築的堅固性，是誰也一望而知的。寫一部歐洲建築史，實例多在，不算十分困難。在中國，就不然了。只要向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打聽一聲，便清楚他們內地旅行的收穫和建築史的渺茫了。所以用不着我多嘴多舌，自然就有專家估價。我不替中國的建築迴護，可是誰也擋不住厭憎若干自命不凡的舶來品的建築。我是一個外行人，指不出各個本身的毛病，不過從全局着眼，我的感覺拒絕我和牠們接近。牠們呈出一種景色的參差，一種強烈不講的情調。

譬方站在北平北海的高處，例如白塔的頂尖，往四下瞭望，如若不在冬季，就見萬綠叢叢，分不出那裏是房屋，那裏是樹木，整個是一座大園子。你正在神怡目悅，吸着湖水的清新空氣，忽而往東南一望，但見北京飯店，

又冒昧，又突兀，高高立在天安門的左側。天安門的左側，試想想！於是你感到一種噁窒，一種流寇式的心情，恨不得一把怒火把牠燒個乾淨。

然而多少巨宦富商，紅男綠女，出入其間！

有一次叨光來到蘇州，第二天早晨，我跑到久已聞名的滄浪亭。我遠遠聞見一股臭水氣味，原來門前流着一道發烏的護河。對於牠的氣味和顏色，我並不起什麼反感，雖說按理可以不必如此。房子的顏色足夠蒼老，即使不是宋朝原來的東西，也該有些年紀了。這種古意給我的是綏靜，好像有什麼把我吸了進去，和牠溶化在一起，而我塵世的存在不復留有痕迹了。走到門邊，才知道這裏改做美術學校，參觀要從九點鐘開始，我便沿着河堤，向東一直走了過去。我看見了什麼！一座希臘或者羅馬式的柱廊，長長一排，凝重高大，迎着晨陽，映出一片強烈的灰光。牠把我擠出滄浪亭，一下子跌在地瀝青的現實上，那種魁岸的氣象差不多要把嬌脆的西鄰壓做粉碎。這個矛

盾太大了，意外的刺激太深了，我恨不能有巨無霸的力量，一脚把牠踢進汗臭的河水。這座西式柱廊的設計者，大約就不是一個中國人，或者就沒有眼睛，腦袋，看一眼，想一下他在什麼地方工作。他缺乏全局着眼的綜合的智慧和。

然而有人告訴我，這座震懾全吳的不朽之作，出自滄浪亭的主人——美術學校校長的匠心。

例子不必舉的太多，譬方另一半『人間天堂』的西湖，人人可以欣賞牠『中西合璧』的瑕瑜。說這是爲了美，爲了好看，天明白現代中國貴官達人的美的感覺！說是爲了實用，爲了省錢，也許是的。最近一位朋友來信，提起中國中部一個通商大埠道：

『地方比北平不如，尤其是新建築，一毛子在此作主，處處想「創造」，弄來可遠看，而全不合實用。一個從北平來的人，單是看，看來看去，也總

覺得刺眼不美觀也。」

其實朋友和我的感慨，都還隔着一層。有什麼樣人，有什麼樣文化，表裏相符，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如若北站的管理局不大合軍事的條件，至少翼樸結實四個字還擔當得起。牠缺乏精密的軍事的計算。但是，在「一二八」砲火之後，同樣不合軍事的條件，不中用又不中看的，便是上海，豈止一所高樓大廈！我們一閉眼睛，不期然而然，會有許許多多新近落成的『中西合璧』的建築（如今已然殘毀了）擺在眼邊。我們方才浴血而起，便已忘却身上的創傷。甚於上海，在所謂何梅協定的前後，北平大興土木。清華已經不像一個學校，倒像一個有名無實的城堡；沒有軍事價值，却有軍事的觀瞻。我們在歐洲沒有見過這樣一座學府。飯廳是超現實主義的，純粹利用玻璃，可惜窗戶高，屋子扁，未免減色。這只是另一個例子。

是的，要看一個國家的盛衰，建築是一個醒目的表徵。猶如任何藝術，

要求環境（精神以及物質）的一致。在西班牙，甚至於在意大利旅行，對着一座一座有歷史巍峨的宮堡，望着四外徘徊窺伺的微賤，我們往往感到一個相映成趣的矛盾。但是這種矛盾，見於自己的國度，有過而無不及，直是哭笑不得。我們處在一個貧弱的境地，却在粉飾太平。我們並非不明白時代和文化成長的作用。文化從時代汲取牠的生命。時代不是時髦。時髦是幾個無所事事的男女的把戲，時代却掛着全民族的精華和命運。抓住時代，是一句時髦話，並非就是一樁時髦事。這需要一種綜合的智慧和，猶如蓋房子，「心眼」先得豁亮，能絲絲提起，斤斤放下。我們今日的建築，多從浮面着手，正如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子，好虛榮，爭面子，擺譜兒，臨了是暗裏自己吃虧。

一個中國人到底還是一個中國人。他承繼着悠久富麗的文化，不像一個野蠻的日本人。野蠻人的好處在單純，認真，吃一次虧，學一次乖。日本人

沾了他蠻性的光。這就是說，我們吃了文化的虧。中國人的聰明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結晶，我們有孔子的中庸，莊子的自然，老子的法理；經過千百年的揉合，牠們凝成我們的骨髓。我們是一個大矛盾的化身，這化身好比一件百衲衣，斑剝而又諧合。沒有一個中國人不沾戀現實；沒有一個中國人要看重現實。他實際到了不復實際。不復實際而自命實際，正是我們今日向前的障礙。他沒有智慧顧全大局，抓牢時代；他有聰明知道一座建築是復興最高的表現，是實用最好的證明，是收入最妥的方法。

因之一個中國人，出去留洋，回來做官，把蓋房子看做行政的效率。牠和我們的心性那樣契合，六年的砲火沒有把牠轟掉。所以我不得不替管理局的大樓喊冤，因為其他公私的館閣，既不美觀，又不實用，更「絕對」不合軍事的條件。我們忘了傳統，丟了藝術，忽略時代，不曉得什麼叫做戰爭。建築是一個傷心的說明。「焦土」是我們有力的懺悔。

案頭的悲哀

今天接到友人從內地寄來的信，有一節很引起我的惆悵：

「後方中沓沓一團，恐不足使人奮發。嘗想我們真有點糟塌機會，此時正應背個小包，揣個小本子，到前方後哨，寫下一番生龍活虎，可歌可泣的文字。此而不能，縮頭聳背，躲在內地，什麼幫人籌備學校，玩弄公事筆墨，猶配講文學乎？真只是慚愧！時時夢想着得一筆錢，安置一家老少，然後背着包袱上路。能得一個朋友同去尤好，打死一個，尚有人把稿子帶回，也就滿不冤枉了。目前的問題，是不是單有這夢就算完事！」

從什麼地方弄這一筆安家費，在如今，一個有良心的人？我明白這位中年長者的悲哀。雖說自己才往中年走，然而肩頭的沈重，已經叫我感到中年的威稜。十二歲左右，成日在房上樹上爬上爬下，自以爲這便是出生入死飛簷走壁的根基，根基扎好了，黃天霸自然捨我其誰了。那時一心只想做俠客，做英雄，說砍就砍，說打就打，絕不含糊。小學時代，在操場的沙土地，把低一班的一座金剛撐得口裏出了沫子，心裏雖說一大半是恐惶，却還留着一小半驕傲。我學過打拳，直到如今，我還會擺幾個把式。有一次在巷口和一個比我大三四歲的野孩子打架，我先是左手一揚，右手一拳，然後趁他措手不及，一脚飛起，踢到他的小肚子，把他疼得蹲了下去。如今留在我心頭的，不是那場惡戰，而是我事後演述的淋漓痛快。想不到自己十六歲了，還那樣孩子氣，那樣喜愛低級的榮譽。我越往人世走，我越覺得我的英雄夢荒唐，越覺得童年空虛。人世需要的是鈎心鬥角，不是拳打腳踢。力不

是力的表現，力的表現只是智慧。

我不曉得我怎樣瞭解這番道理，但是我瞭解了，也自不假。貧窮，疾病，患難，虛榮，欲望，和野草一樣，種子才撒，便在我這塊沃土蓬蓬勃勃地長了起來。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好像就是一夜的工夫，第二早晨醒來，有人發見自己成了名，我却發見自己縮手縮腳，枷上了中年的鏽鏹。我說話有了發顫的尾音，我學會了白癡似的微笑，甚至于每一舉步，都嫌自己太精靈活現了。可是這擋不住我暗自使氣發狠。有時忘記了約制自己，高談闊論，我好像目中無人。朋友奇怪那一個是我的真性格、沈靜，還是叫囂。實際我不留多少時間給他們奇怪，只有不相干的低下人才看見，領受我的脾氣。生活的要求越大，我的生活越向內集中。腿是給人走路的，但是我相信，我用它們坐下來的時候頂多。

坐下來思維。而我的勇氣，好像一隻疲倦的小鳥，在思維的網裏上上下下

下，撞不出一條去路。勇氣沒有光芒，猶如羽毛沒有色澤，末路式微，怯懦盡在不言中了。曾子說，『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我沒有千萬人當前，僅僅三口人就把我拖住了。左顧右瞻，前思後慮，我沒有力量捐棄我個人的責任。英雄是忍人。我才一提起脚步，就見我的小乖無識無憂地蹦蹦跳過來。我的心柔了。我做不了忍人。

於是我坐下來，想像火線上應有的壯烈。我打開報紙，反覆拚排，把凌亂的材料聚在一起，整理出我的情報，組織成我的戰略。這一枝人馬攻打東京，那一枝人馬襲取橫濱，留下一枝做爲接應——『老兄，你打到什麼地方去了？』什麼地方去了！是的，我弄錯了。原來不是東京，不是橫濱，只是兩個月前我往來教書的地帶。我的學生，我那幾個得意的學生，不知道流落到什麼地方去了。也許投了軍，也許充當救護，也許正在家裏和父母衝突。他們不是弱者。他們沒有兒女，沒有家累，自然不會怯懦。想到這裏，心頭

一鬆，就和我親身上了戰場一樣。但是，飛機和炸彈的響聲震碎了我紙上談兵的計劃。我的眼前不復是報紙，不復是字，而是一片血肉，而是淚。

一個文化人只是一個弱者。我們住在一所打在現實的地基上面的房子（未來）。如今搖動的不是房子，却是地基。所以，在街頭遇見一個傷兵，就像有人迎面揭發我的隱私，我的心頭激起一股慚愧和感謝的熱情。他爲了保護我和我的夢而受了傷，我要過去吻遍他英勇的傷口。

十月二十三日。

彎枝梅花和瘋子

一位朋友在上海盤桓了一星期，離開以後寫信來，談到住在人烟稠密的租界的孩子們，道：

「不過把要生長的小孩，永遠放在不見陽光的房內也是十分不自然的事，看着她們的小白臉，使我想到了彎枝梅花。我頂怕看彎彎曲曲的彎枝梅，不知爲什麼却有許多人喜歡擺那種梅花。我們現在大家都是過着一種無奈何的日子，有房住有飯吃便了不得幸福，也不必深求什麼合理不合理的生活了。如此活着本來也不大合理，不過說不得許多了。」

讀完這段惆悵文字，我默然了許久。這種『無奈何的日子』，我們人人知道，出於敵寇所賜。想着那百萬以上流離失所，有家不得歸，輾轉於溝壑之間的男女老幼，我們這些『有房住有飯吃』的倖生者，再要追問『什麼合理不合理』，豈止不知足而已。

但是什麼東西激動我的心，令我疚愧似地湧上眼淚。放下這張信紙，我回過頭去，望着自己的兩個女孩子。新近爲淋巴腺腫大，醫生說結核嫌疑，讓她們靜靜在牀上休養。在她們具有這種症狀的大半年之前，就有兩位朋友的孩子，害着相同的病，其中一個一直病到如今。聽說這種無緣無故的發燒，盛行在五六歲的孩子中間。自己的女孩子雖說燒全退了，心却並不因而輕鬆。朋友不曉得這些底裏，接着欣快地美妙地，敘述她（寫信的人）女兒的健康道：

小瑩倒是像水葱一樣標着長，臉蛋紅紅的像白晝，眼睛也如獵狗發

光。

因為她住在鄉野，有十足的陽光和空氣供給。然而，孤島的苦孩子們呢？有一塊豆腐乾大的天井便是到了樂園。像我哪，不得不住在三層樓上（有人還羨慕它的寬大！），一年到頭坐在書桌，望不見一根青草，一片綠葉。所以，這些孩子們朝夕在病，醫家門庭若市，我並不覺得奇怪。病症也許不同，但是，我想，可以納入一個總名：『租界病』。但是，那最確切的比喻，那最引我心會神往的，正是朋友所擬的『彎枝梅花』。

我愛這具體的意象。一針見血，它道破人類活動史裏一種人工的喜好，病態的心情。這和瘦腰，高跟鞋，纏足等等，同屬一類現象。這種現象，我們在文學上喚做頹廢。我知道常常有人把生活向往下看做頹廢的表徵。譬如飲酒，吸烟，好色，一切過分有害的行爲。實際所謂頹廢，並不繫乎淺薄的道德觀，還有它更美麗也更哲理的一面。那就是，假如我斗胆下一個定義，對

於形式無止境的追求，因而成爲一種精神的迷戀。離開內涵的意義，希圖以形體單獨自存，把情感完全用在上面，不顧它（形體）和真實的人生有沒有連繫，似乎才是名正言順的頹廢者。瘦腰，高跟鞋，纏足，長指甲，便是人類在風俗上留下來的形式主義的痕迹。來到文學上，不說外國，八股文，四六文，凡和當代生命脫輻的形式至上之作，全是頹廢傾向的表示。

我用了若干詞句解釋的境界，那位朋友輕輕一個「彎枝梅花」便給我造了出來。

然而我並不要談什麼主義或者傾向，猶如那位爲人敬愛的朋友，我想到的只是兒童——那些可以茁壯地，自由地生長的兒童。那些被成人有心無心地，人工地盤成柔條細枒的「彎枝梅花」。

讀者現在也許不耐煩我把下半個題目留住不送出手。我不預備結束，但是，在我繼續談論之前，我正想介紹另一位朋友的書信，也就是關於「瘋

子』的這下半個題目：

『蘭生弟忽生狂疾，勢甚兇猛，搗毀室內什物，旋爲人送入神經病院。此君一年來，埋首宗教，信教彌篤，此次或因前年所受激刺潛伏而發作者。』

這裏的瘋子是有藉藉名的『蘭生弟』的作者徐祖正先生。我見過他兩面，都在朋友邀宴的辰光。身體低矮，面目清秀，容貌儒雅，給人一種謙和溫厚的基督教徒的印象。平津淪陷，他準備南行，傳說他問卜於聖經，隨手一翻，恰好是一句：『我的城不會毀滅』，於是沒有動身。朋友書中說的『前年所受刺激』，是指他一時胡塗，聽信日僞哄騙，去做北平師範大學校長，未及一月，掛冠下野。此後，他藏身書齋，我們偶而聽到的也就是『信

教彌篤」。

這是一個小人，和我們一般無二的尋常人。經過一度風險，不堪良心譴責，他終於在寂無人知之中，失了正常官能。衷心鼎沸，這可憐的書生舉起沒有血的手，「搗毀室內什物」，因為他或許在厭惡一切和他有關聯的東西，然而他最厭惡也最「搗毀」不掉的，却是他自己不幸的微弱的存在。他沒有力量自殺，他的力量全部用在精神的掙扎：力量耗盡，他便瘋了。

這不——想到這裏，我怕了起來——也正是一種「彎枝梅花」，不見天日，不耐風雪，由小而大，擺在書案，發出一縷幽香的盆景嗎？有的害在社會積弊手裏，有的害在父母手裏，有的害在自己手裏，有的好比現在，大都害在敵寇手裏，一個一個不是身體便是精神在瘦削。不問男女老幼，全成了思鄉病者。然而寄在租界，茫茫無所適，你看我，我看你，一副弱者相，好不惶惑。我害怕，我為所有的文弱書生憂懼。我不幾乎也就是這樣一株「彎

枝梅花』嗎？就是那些吶喊口號的文章聖手，不也都是並列在市場，待善價而沽的『彎枝梅花』嗎？

祖國需要強壯的身體與靈魂去行動，我們却愧無應命。

『瘋子』不過是結局之一，然而我們個個在做『彎枝梅花』，或者早已在做，或者正已在做，或者即將在做。老爺，你不是一株？太太，你不是一株？別瞧西裝筆挺，舞裾翩翩，少爺，小姐，你們都是社會上人工的病態的歪扭的形態。我想着孤島上蠕蠕而動的蒼白住客，我想着自己，我害的不是腿症，他們害的不是什麼安全症——我們都如蕭伯納所論，害的是一種『生長病』。

但願我們不親自動手，再把兒女縛紮成我們這種廢物似的『彎枝梅』。即使不為我們，而是為了兒女，我們也得拚了一切，爭回自由的土地，舒適的呼吸，好做一個無往而不健全的人，真正的人，具有一切向上意義的人。

北平

北平的城像一個凸字，也像一輛鐵甲車。平劇梅龍鎮裏面，明朝的正德皇帝用一個比喻說到他的住所，大意是：大圈圈套着一個小圈圈，小圈圈又套着一個小圈圈。所謂大圈圈，就是北平的外城，凸字的下半截；所謂小圈圈，就是北平的內城，凸字的上半截，城雖說分做內外，並不是圈圈，也並沒有誰圈着誰。只有那個小而又小的圈圈，的確套在內城的中心，通常另有一個尊貴的名稱，叫做紫禁城。

紫禁城又有一大一小；小的是禁城，裏面住着一個皇帝，現在沒有了皇帝，通常叫做故宮；大的是皇城，或者黃城，因為牆是土紅色，彷彿廟宇的牆垣，其實顏色不是黃的，也不是紫的。

北平的美倒也不在這些裏裏外外的城堞。城樓大半做了鴿子窩，磚縫布滿了荊棘，一個過去的世紀靜靜擺在你的眼前。

要想領略北平的美，最好是坐飛機來一個鳥瞰。否則站在禁城的午門上面，瞭望一下四野也就成了。一片綠意，我這個「野」字用的並不過分。房子隱隱呈現在枝葉下面，街道像似一條一條細流，繚繚散開，勻整而不單調，映着紅牆碧瓦，彷彿一幅古色古香的錦緞金綠的底子，街道做成灰色的方格，有紅花碧梗點綴。

外城天壇的祈年殿擋住你西南的視線。繁華平廣的前門大街就從正陽門開始，筆直向南，好像通到中國的心臟。往東南望去，有一片阡陌，中間峙立着一座館閣，便是過往詩人憑弔的陶然亭。從西到北，遠處是綿延的西山，近處是白塔兩座，遙遙承住晴空。正北有崇禎皇帝殉難的景山。東邊似乎沒有什麼特別觸目的建築，但是那些樹，你分不清它們是道貌岸然的松

柏，還是搖曳多姿的柳槐，你也辨不出它們的歲月粗細，只是綠，不像巴黎綠的那樣修飭，也不像巴黎那樣壓在高樓大廈的兩翼，漫空排去，家家有樹，家家有樹爲蔭，而綠海油然，三海和護城河的水色浮光，倒像或大或小的畫舫了。

最後你不妨漫步踱上金鰲玉練橋，站在上面，你會忘記一切……一切是美。

替代夏天的綠樹，有冬天的白雪。

灰色的是北平的風沙。它給你帶來漠北的呼吸，駱駝的鈴鐺，掙扎的提示。塵土讓你回到現實，胡同却是一部傳奇。聽聽那些胡同的名子！恐怖的有鬼門關，可笑的有羊尾巴胡同，浪漫的有百花深處。

住久了北平，風沙也是清靜。這裏沒有古剎的幽沈，租界的喧囂，年輕人宜於讀書，老年人便於休養。壯年人離開這裏，走向人世的戰場。失敗了

回來，它安慰你；勝利了回來，它把你需要的安逸給你。但是壯年的時候，你不要到這裏來，你一不小心，它會吸了你去。它是一個搖籃，也是一座墳墓。每一個人有一個故鄉。北平是你的第二故鄉，你精神的歸宿，所以是一個理想的故鄉。

它屬於人人，好比它大方的語言，是全中國的。所以我們不能沒有它，它是中國和平的徵象。

給北平

第二個「八一三」的上海。我看見它昨天黃昏就忙着在掛國旗。

我追悼「七二九」喪去的北平。

你怎麼過的你的忌日，我的故鄉？

靜靜的，像每個夏天的中午。你的噩夢是悠長的，駱駝悄悄在走，宮殿

摘掉了鈴鐺，什麼都是沈沈的。

我味到你的悲哀。因為那是遊子的悲哀。

如今豎在你胡同口的是木板房。走在你胡同口的是木板鞋。

故鄉，你看得見你的遊子的。

他們帶着血，還帶着自由回來。

他們心頭給你掛着國旗。

八月十三日

奇蹟

現在還算八·一二。再有一小時，就是「八·一三」了。

去年此日。

「八·一三」的上海的人們：有誰不記得這一天嗎？

我記得牢牢的。

去年的「八·一三」是苦悶，議論，徬徨。

它將依然是恥辱嗎？將是我們自由的時辰？

它是一個謎。

不！你是一個蛹。你是破蛹而出的力量。

但是，你是一個奇蹟。讓我悄悄告訴你：經過這十二個月的毀滅，我樂

觀了。

看！我現在是一個壯漢。

八月十二日

兩個僞警

在我們這輛公共汽車上，出現了兩個綠黃色制服的僞警，一個不過十幾歲的光景。人人看着他們。我也看着他們。

他們不言語。焦黃的臉。風塵的臉。露出骨頭的臉。沒有吃飽飯的臉。命運蹉跎的臉。他們背對背，各自看着一個方向。一個窄極了的方向，只有眼睛逃得過去的細長的人縫。汽車搖着他們。乘客閃着他們。他們绷着一張平靜的臉，一張讓心理學家絕望的臉。

他們是夥伴，然而彼此沒有話說，一種什麼東西——忽然置身於另一個世界的感覺？——把天真爛漫的友誼逼了回去。

沒有一個人說話。乘客和售票生爭着。乘客下去，瞥他們一眼；乘客上

來，不搶位子，先投他們一眼。他們木鷄一樣呆在車門靠裏。

一個外國水兵摟着一個白俄野鷄在角落調情鬥嘴。他們的喧囂起來平分了兩個偽警的勢力。

汗在他們的額頭滲出來。

我想到詩人愛用的兩個字：寂寞。

道學先生的兩個字也來到我的心頭：良心。

在這有錢請來的公共汽車上，找不出一個人議論這兩個特殊乘客。然而一種什麼東西射了過去，或者不如說，凍了過去，這兩個偽警好像到了冰天雪地，在秋天出着一身長征的怪汗。

簡單

上海是一個各行其是的城市。越界築路的地方越發富有這種精神。

每次走進億定盤路，不到開納路，便見一個奇裝異服的警察站在道旁。金滾線，藍絨章，綠制服。鮮妍奪目，差堪比肩教皇的禁軍了。五十步開外，匍匐着一個乞婆。靠近他，有兩三個小販在柳樹下面歇陽，有一搭無一搭地和他聊天。小販走了，剩下他一個人，對着一家燒餅小鋪發呆。路人來來往往，有的投他一眼，有的視若無睹，和他漠不相干。乞婆的顫呼，樹梢的蟬吟，是他僅有的消遣。他不止鶴立雞羣，簡直是寂寞的化身。

這是上海所謂「大道市政府」的警察。

沒有人和他爲難。他爲人做牛做馬，動機十分簡單。一個沒有受過教育

的苦人，一個無業的遊民，他要的只是一碗飯吃。路人明白他。

他也明白。他縮在道旁，不留神，你會看不見他。

遊擊隊來了，他頭一個溜掉；國軍來了，他頭一個反正。他渾身上下是一個簡單。

他做夢不會想到他站在憶定盤路的意義。心地簡單，他怎麼會瞭然於他的象徵的存在呢？他決不知道他在表示「大道市政府」的統治，上海的淪陷，淪陷區域的亡國奴的境遇。他體會不出路人的譏諷，甚至於忿怒。

他才悠閒哪！撫弄着腰間的警棒，望着小鋪的爇爐出神。

一個東西在痛苦，恐嚇，誘惑這無知的可憐蟲。它不叫做戰爭，而是一個低級的神道，叫做饑餓。

多簡單！多基本！多愚駭！

然而也多危險！

俠客

打仗可以分成三類。一類是爲了活着要打仗，一類是爲了幫人活着而打仗，一類是爲了不讓別人活着要打仗。

最難得的是第二類，因爲貴在沒有私心，所以也就輕易見不到一個例子。空口嚷嚷算不了什麼，因爲這用不着本錢。

小說裏面常有第二類出現。它單有一個名子，叫做俠客。這類俠客大都是綠林出身，要不也會淪入綠林的。他們要的是動作，是實行，而不是空口嚷嚷如士大夫之流亞所爲。然而史家也就是司馬遷有膽量把他們獨列一章。

那是古話了。

我們現代的俠客呢？

國與國間，就沒有俠客行徑的可能嗎？

我們屬於第一類，打仗是天經地義。我們必須看清：現在不是小說世界，拔劍相助那種美德早已不復存在了。

存在的却有第三類。

記野蕨

對着野蕨的兩篇小說，我畏住了許久。這忠厚的鄉鄙的小學教員，如今漂流在什麼地方呢？

還是一年以前罷，我接到漢口「大公報」轉來一封平信，字體工整稚嫩，小小的，像一個練字的女孩子，一腔害羞的心情，認真而又天真地，一個字一個字描給人看。我和它們是舊識。自從抗戰以來，我就失掉它們主子的音信。石家莊淪陷的那一天，我懸念故鄉的命運，同時也想到太行山東麓一個無名作家的小小的命運。我曉得他不是束手待縛的魚肉，更不是寡廉鮮恥的順民。他的小說不時把怒火透給我。讀完我那篇笨拙的「使命」，一羣東北教員怎樣沿着蒙邊在民間從事神聖的宣傳，他寫信給我，說裏面的敘述

和本鄉的情形大體類似，願意也寫一篇供我欣賞。過了不久，他果然寄來。對着他的作品，我好不慚愧：我憑的是想像，他却一字一句是活的現實，熱的經驗。他缺欠的不是生命，不是生命所提示的力量和正義，而是文字，而是文字所提供的效能和形式。那樣一個埋頭苦幹的青年，平日已經不凡（因為他沉默，因他忍得住沉默！），自然到了砲火連天的時候，不會坐聽祖國淪夷的。

過了不久，贊皇縣踏在縱橫的敵騎下面。他想必走進他敍寫的太行山了。幾個月以後，我接到他從新鄉一帶寄來一張明信片，說他入了伍，分發在宣傳科，做民間政治工作。接着道清鐵路，同蒲鐵路，一段一段拆毀，我担心他的踪跡。

原來他去了××的××。不曉得我隨教書的學校遷到什麼地方，他以爲我還給「大公報」寫文章，便轉了那封信來。他入了××學院，在××等指

導之下，學習寫戲。寫信的時候，他們正在演完他的近作獨幕劇。

現在，一年了，我疑心他是否還在××學院。我希望他還在。他可以遇見×××的、××的，他可以從後者學得情趣，從前者學得色調。假如他幸運的話，他會遇見一個瘦瘦的恬靜的青年，戴着一付大近視鏡，並且向他討教一下他詩作的旨意。人人視爲晦澀的詩人，胡適梁實秋二位教授貶做新詩叛徒的××，翻山越嶺，一直去了河北。假如他聽不懂他的海門話，至少也該從他的轉變（一種超人的勇敢）體驗出一點道理的。

而且，即使遇不見這些心同志合的成名的青年，他也無所用其懷喪。他有無數的大師在。

所以對着他這兩篇小說，我覺得自己似乎多餘。從前他把我稱做師傅，如今做師傅的應該是他，沒有一絲一毫應該是我。

五年前，劉真如奉命接辦「華北日報」，邀我主編副刊，我轉讓徐霞村，

自己退而編一個半頁的文學周刊。出了兩三期，我遠迢迢接到一篇小說，署名有一個字我不認識。鉛字房也沒有這個字，我還得特別囑咐工人不要鑄錯。通信處是贊皇縣的一個商舖，叫做「大牲號」，中間又是一個僻字。他的敘述相當喫力，但是，我愛他的喫力。初學寫東西，就怕貪圖便宜，流入淺易。底子扎的不深，將來走路不會走的遠的。請他不要把發表放在心上，一時的浮名是靠不住的，許多有希望的作者被浮名誤了永生的前程。少發表，勤寫作。把發表看做一種鼓勵，不要看做一種價值。他接受我的建議。我時常替他修改遠遠寄來的作品。偶而我選擇一篇兩篇，替他送到報紙刊載。

有一晚晌，將近夏梢的光景，忽然說有一位姓朱的要見我。我有一位親戚姓朱，但是遠在貴州。我請他裏面坐。我不認識。一個和我身量相仿的中等高度的青年，骨架寬大，皮膚黝黑，面目勻整，穿着一身中山服，閃閃側側，影子一樣沒有聲音，然而石頭一樣沉着，一步一步走進客廳。他問我是

杏李某，聽說是，回說他是野蕪。我握住他的手，請他坐下，奇怪他從什麼地方來的。通黃的電燈照着他的光頭，一個充滿鄉氣的老實人，始終沒有往睡椅裏面多坐一寸。他是從家鄉搭火車來的，因為接到我的信，說要離開北平，到南邊教書，恐怕以後更少見面的機緣，所以特地趕來見一面，好留一個印象。

他決不曉得他自己給我留下多深的印象。

他在路上用過晚飯。下了車，住在打磨廠一家小店。他漸漸恢復了自然。我問他的生活狀況。他是保定某中學的畢業生，在縣立第二高小做教員，學校在城外一個村鎮，學生共總有五六個，校長和教員共總三位，他們的功課是包辦一切，他的月薪是八元，火食在內。

聽到這裏，我默然了半晌。

他說他並不覺得苦，學校訂了幾份雜誌，幾份報紙，例如「華北日報」

「大公報」，北平方面的「文學季刊」，上海方面的「文學」，他都可以讀到。他覺得相當快樂。有一點點寂寞，然而也還好。他恨他的根基薄弱，見識淺浮。他願意學習。他希望到圖書館做事。他明天就要回去。

分手的時候，我問他車錢夠不夠。他說他帶夠了車錢。我一直把他送到街上。

我的心沒有這樣激動過。世人的恭維，猶如世人的詬罵，我平日充耳不聞。什麼叫做恭維？現在我曉得什麼叫做恭維。這不是恭維；這是誠摯的化身。我得到的報酬實在是太豐富了，太豐富了。

人生不是兒戲。他給了我一個老大教訓。如今，打開抽屜，對着他這兩篇小說，我覺得一千斤担子忽然壓在心頭。我多渺小！我借着他的光輝生活。劉真如穿過敵人的火線，來在安徽辦理黨務。徐霞村帶着一家大小，輾轉去了重慶。人生是那担子。有的挑了起來，有的挑不起來。野蕪長着一雙

粗大的肩膀。他和別人一樣挑了起來，這生長在亂山堆的鄉下佬，這月薪八元的小學教員。

四月三日。

附記：據聞野蕪已經去世。

大 祭

天空高爽了，夜幕放長了，葉子披上碧紗面網，穀穗擬成金黃大海，希望和悲痛擁着廢曆七月，漸漸步入秋涼的路程。我們準備接受豐富的收穫，發見多少識與不識的伴侶失散。他們辛苦一場，給人類立下福利的基礎，然後一聲不響，就向我們辭行，就同現時永別了。爲了獲得良心上的安息，我們把虔敬獻給他們的魂靈。

現在，七月不會送來安息的消息，害蟲莠草還得刈除。紅代替了黃，血染遍了花，一個偉大的民族正在爲他的子孫爭奪永久和平。

讓我們趕着季節燃上感謝的香燭。

我們將世世代代記牢你們，英勇的國殤。年紀有的不過十五六歲，萬里

迢迢趕到火線，來不及向父母招手，便把榮譽的孤苦留給耄耋。有的不顧妻小，由她挽着兒女，眼巴巴望着村頭的影跡，便硬起心腸撲向敵人，血灑在肥厚的膝袋，爲了保護自己和別人的妻小。經過二十年的紛擾，大家覺悟了，認清了真正的崢嶸面目。我們只有一個敵人，那要我們做奴隸的。我們聚起個別的意志，成爲一個意志，常着強暴的侵凌，不曉得什麼叫做畏縮。是你們戰士的浩氣變成祖國的永生。神聖的戰爭把你們化爲神聖。

還有你們，拔劍相助的國賓，投入行伍，殉身在我們的大好山河，我們要永遠奠祭。正義把你們和我們的手連在一起，光榮是你們的名姓。

最後你們，可憐的一羣，流離顛沛，逃出虎狼的爪牙，未曾逃出酷虐的命運。不肯納降，你們決然拋下心愛的田井。你們不把弟子留給敵人，身子雖說病弱，怕牠輸了那口人氣，砲火夷平了家園，我們要提出力量翻造一個新的，一個更堅固的。我們是文化的兒女，倒了還會站直。土是我們的產

業，我們去了還要回來。只有你們，不幸的老小，躡在死亡的門楣。溝壑是
你們的墳塋，哀傷是我們的心情。

黃昏已然罩住大地。透過朦朧的銀氛，遠遠傳來幽沉的鐘聲。星宿在閃
爍。白楊在悲鳴。我們垂下頭思維，然後夜過去，黎明來了，我們仰起頭，
挺起胸，合起死者生者兩股澎湃的熱情，繼續為祖國搏取崇高的生命。

萩原大旭

我不像是一個純神經質的人，不過提筆寫到這個日本憲兵的名姓的時候，手好像關在貝當路憲兵隊寫口供，不由自主就顫抖起來。四月十九日上午二時左右，正當苦悶騷亂的上海沉沉入夢的時候，藁藁然來了三個「強盜」捉我。我和他們演了一齣可哀的喜劇，因為我真還把他們常做了強盜去喊巡警，結果帶走的乃是我這個無業無保護的小民。在這三個憲兵裏面，有一個我始終不知道是誰，因為等我去喊巡警回到房間，只剩下一個叫做「橫地藏行」的伍長在等我了。

個子不高，分頭，鑲着金牙，中國話並不太好，也許是故意裝做不好，其實相當精通。淋着濃濃細雨，映着黯澹的街燈，靜靜的就只有我們兩個人

的脚步在響。我等着他拿話問我。我每回答一句，他總是聽不懂的樣子要我重複一遍，甚至於三四遍，好像一條牛細嚼細嚼牠的料草。在一羣憲兵裏面，他的粗獷的面貌大約由於分頭的影響，叫人想起碼頭上常見的不入流的油頭粉面的惡少。他喜歡惡作劇。我親眼看見他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帶來一個哭哭啼啼的顛頭窮老婆子，拍着桌面，放大喉嚨，恐嚇而又向同僚做着眉眼，強迫她解掉褲帶，還有——原諒我的放肆，那「老」婆子又羞又急地說是月經帶。一屋的憲兵笑了。這樣胡鬧了一陣子以後，過了兩三個鐘頭，他便把她放了。他有一股蠻勁兒，但是藏在這蠻勁兒後面的心性，渾橫雖說渾橫，並不過分令我生長。他和我的接識是浮面的。

我覺得他不配承辦思想犯如我之流者。可是，有一個人配，太配了，他的推敲入微有時候超過我的分析的頭腦，過後才明白他是有意在愚弄我，試探我。這個紹興師爺似的人物，完全是一個冷血動物，兩眼閃閃發光，活像

一條對着青蛙的長蛇，不動，以一種內在的吸力攝取着囚犯的心靈。他看定你，先不開口，打量你，微笑一下，同情而又彬彬有禮。忽然地輕輕咳了一聲，似乎對於自己的緘默的觀察有所心得，或者有所領悟，他的瞳仁施動一下，森森然給你一種異樣的不安的零亂的感覺，他開口了，乃是一句平常的：

「先生，你吸煙嗎？」

你搖搖頭，謝謝他的好意。然而心亂如麻，你的神經在高度戒備之中緊張着。

這個人就是承審我的「萩原大旭」。他是一個軍曹，是搜捕我的三個憲兵的領袖，留下橫地藏行等我，他和同伴帶着搜去的文件先去了。季琳兄的『詩記』說：

「萩原手執一卷，絮絮脅誘。」和我的經驗正好相同。一個修長的身

子，上身軍服短小，顯得身子有些滑稽味道地瘦削。一張清癯的長臉，鼻子高高的。眼睛陷在兩旁，讓我想起詩人徐志摩，然而還要枯瘦，好像閩人李蓮英在我研究光緒時候勾起的心理作用。冷靜，文雅，心思綿密，好像意大利的政治學者馬嘉外里 Machiveli 留在我精神之中的可怕的形象。馬嘉外里，李蓮英，徐志摩，一點也不差，合成這個秀麗的面容。

發見我沒有午餐（他自然早已清楚）他送了我三大塊有餡的蛋糕看着我喫，不作聲，想從我的形色偵取可能的暗示。他叫我『慢慢價用』；他請我喫糖；他吸着香煙。翻譯坐在一旁等候審問開始。經過四小時的反覆問答，一所無得，他惱了，站直了，冷然道：『你這個人不說實話，我有法子叫你說的。跟我來。』我們穿過廚房，我以爲他尋找菜飯結我喫，完全不是，我們來到一個古怪房間，有橡皮管，有水龍頭，有長凳，有繩索，有濕毛巾，有一個水泥砌成的高高的大浴池，樣子好像一座矮塔。衣服剝光了，他

和翻譯把我綁在長凳上，濕毛巾搭在嘴上，開始所謂『灌水』。翻譯坐在浴池的邊沿，用鉛筆記錄。萩原大旭站在我的頭旁，一邊問口供：一邊用橡皮管噴水。他如今把真憑實據攤給我。

『爲什麼你說到苦幹劇團不提起他的名字？』

『他這一年一直在做你的情報，我們對於你真太清楚了。』

『你的筆記簿有一篇「八月的鄉村」的分析，你也好否認？』

『你演了一個月的「金小玉」，不演了，不是下鄉是做什麼？』

『你喜歡寫革命戲，你不是革命黨是什麼？』

『招了罷，你一定是延安份子，一定是重慶份子，兩個裏面你一定是一個。』

『好了，你快要死了，你有什麼遺囑，告訴我，我好傳結你的女人和孩子們。』

於是翻譯對着紙，催我快把遺囑說出來，他好一個字一個字寫下去。我忍受了一小時的水刑，臨到遺囑兩個字，我的乾枯的眼睛不由自主有了淚水。我全身在打冷戰，冷水窒住我的喉嚨，我的鼻孔，我的耳管，我的牙齒齜齜作聲。我的氣息雖說幽微，終於迸出了一句話：

『告訴他們我是好人。』

『爸爸……死的苦……叫孩子們好……好兒……作人……』

萩原大旭笑了，這地獄放出來的鬼怪！他叫翻譯解了我的綁。他一邊指揮我打冷戰的身子穿衣服，一邊嚴厲地申斥我道：『你說你是好人，就我們看來，你是大日本的一個最壞的壞人。我們永遠不會放你出去。像你這樣的中國人，死一個又算得了什麼？我們前綫的戰士不個個在爲你們打仗，爲你們犧牲！』

但是，經過了將近二十天的折磨，幽禁，萩原大旭收回他的恐嚇，在一

個明朗的早晨，親自把我送到大門，約好再會的時日，和我鄭重道別。翻譯告訴接我的人：萩原軍曹缺一件大衣穿。原來是朋友拿錢把我贖出來的。

到了約定的時日，我預先在大合咖啡館等候萩原大旭。他改了裝，西服，呢帽，假如不是光頭，很不容易看出是日本憲兵。我提心吊胆地陪他喝咖啡。他問我知道不知道陳愉。我回答不知道。他寫田漢。我說他是前輩作家，很有名。他機密地，朋友似地，推心置腹地告訴我：田漢正在取道往上海來。他和我說英文：He is on the road to Shanghai。我表示驚奇。他看不出什麼。於是雙方沈默，不到半點鐘便分手了。客歸我請。

我帶了一家大小逃出上海……在自由的土地呼吸着自由的氣息，小船繞過富陽，我的心胸是怎樣形容不出來地舒展呀！我被毒陽曬成了黑人，黑得多叫開心！再會，永遠再會了，萩原大旭！

萩原大旭來上海將近六年了。他什麼也懂，一個日本人的一知半解的懂

法。他和看守我的幾個憲兵不很相似，他把這種職業看做一種愉快的任務。他不歎氣，他不牢騷，他在分別的時候以平靜的口吻告訴我希特勒死了，自殺了。他不屬於人世。有誰願意知道這個日本憲兵的來歷嗎？我說出來請不要詫異：他在戰爭以前當和尚，他原是一個和尚出身，我的天，我明白他怎樣養成這付喜怒莫測的出世的音容了。

最近有一位朋友說起萩原，有幾位英美人士大約也領過他的大教，跑到集中營點名和他相會。這位老虎有生氣的懷懷不可冒犯的軍曹，出人意外，跪在地上，只是連聲求饒。我們不可一世的萩原軍曹也在磕頭，說什麼我也不能相信。也許這和時勢之下的心理相符。但是和他的清癯的容貌相比，和他的苦修的靈魂相比，這個曾經當過和尚的嗜殺者實在缺少可能下跪。

假如這是事實，他看見了我和那些苦難的朋友們也會磕頭，我真還不敢到集中營去拜望他。這個戲劇性的變化未免丑化，損傷我曾經受傷的心靈。

說實話我願意他尊嚴冷靜如往日，他當過看破紅塵的和尙，當過視死如生的兵士，難道事到如今，國破家亡，還有什麼看不開，值得留戀的嗎？尊嚴冷靜如一尊石像，如地獄放出一個魔鬼。把人性和脆弱永遠關在皮肉以外。那才是令人不寒而慄的萩原大旭。

然而，螻蟻尚且貪生，我們的喜怒莫測的萩原軍曹也磕頭了。人性出賣了你。你出賣了你。你這個偉大的人物是一個何等渺小的軟弱的存在。

「罪案」

在我失去的書裏面，由於雙重友情的關係，「罪案」最令我惋惜。失去這本好書不是出於我的粗心，因此我的良心並不過得不安。但是我沒有方法再找它回來，確是一件痛心的事實，還用得着我說嗎？是貝公館在夜半抄了去的。

每逢談到貝公館，朋友之間立刻情緒嚴重，杌隉的心情多了一層暗影。已經領教的覺得自己還有領教的可能，沒有領過教的覺得自己也快了，唯其人人以為自己有這個一進宮以至于二進宮的資格，彼此做做鬼臉，笑着一種尷尬的笑，因為既然無能為力，也就只好由它去罷。貝公館是貝當路日本憲兵隊的隱語。二進宮也是行話。

笑歸笑，硬歸硬，但是夜晚兩點鐘，貝公館忽然來人光臨了。我以為是強盜——我的想像也真豐富！從前門溜到鄰居去喊巡警，三位憲兵是從旁門進來的。外面落着微濃細雨。我回來的時候只餘下一位了。穿過死一樣沈靜的街心，我們一步一步走向我的老朋友，別來無恙的貝公館。太太的眼睛掛着眼淚。牀上睡着三個孩子，搖籃睡着一個頂小的。黑漆漆的夜不及我的心黑。沈重的脚步在寂靜的雨市不及我的心重。我不清楚他們搜查了什麼東西去。我最担心的是重慶幾位戲劇朋友的書信。

兩天在淒風苦雨之中過去了。審問開始了，荻原大旭軍曹——你的修長的身體，冷峻的面貌，和你深思的儀態，讓我不期然而然起了一種畏懼之心，後來人家說起你是和尚出身，我才恍然於你嚴峻的神情之所以然，如今你拘在集中營，雙目還是那樣閃閃有光嗎？——抱出一包東西，「金小玉」的舞台照，「歌謠週刊」，最後豁然在目，「罪案」這本書也夾在裏面！

仰仗太太臨時的鎮定機警，從書櫥抽出朋友的書信扔到牀底下，我沒有更多的罪證落到敵人的手心，但是千不幸萬不幸，一本寶藏的老書却橫被抄到貝公館的案頭。放我出去的時候，滿心希望這位和尙軍曹能夠本上天好生之德還我，然而當他空着兩隻手催我剃淨鬚鬚——我第一次用剃刀，因為興奮，得知希特勒自殺，猜出即將恢復自由，於是由于興奮，由于笨拙，刮破了兩三條傷口——的時候，我受寵若驚，想想他用刑時候的冷酷，如今笑臉生風，客客氣氣送我出門，我那裏還有潑天大膽去要他還我這本無辜的「罪案」？

是巴金借給我的。我向他借的時候，告訴他用做「草莽」的參考資料，他再三囑咐我爲他好好保藏，因爲他不久就去了遼遠的內地。「草莽」上部有許多材料是從裏面借取的，我一直把它放在身邊，它不僅是一本書，而且是一個紀念。

這是一本關於山西辛亥革命的自傳，是父親的老朋友景梅九寫的，原先分節登在北平的「國風日報」，後來印成單行本，老早就絕版了，很少人有這本小書，尤其是在上海。父親以李大哥的名稱在裏面出現，我尊敬這本小書，因為這書裏記載父親的革命事蹟，因為出自景爸的活潑誇耀的文筆。

如今就這樣丟失了，裁原大旭軍曹，在你回國以前，你能否把我的東西檢點出來還我？在你是完全沒有用的，灌水之前，你已經明白這是一本不足為據的老書，僅僅它的名字嚇人罷了。我知道我白白這樣期望，因為人人都說，貝公館的資料都叫你們在投降之時燒了，噯！我唯一的財富就是友情，你却幫助歲月在剝奪我的財富。

小藍本子

我有一個小本子，那是我的祕密，假如有人當着我面把它打開，我就要又羞又急鬧臉紅了。好像身上一個不大不小的瘡疤，成了一個記號，我活了下來，再也不要想到它了。這話沒有說到家，真正倒像女孩子學綉花學出來的笨拙可愛的玩意兒，當着生人面，寧可挨父母一頓嗔罵，說什麼也不肯好。好兒拿出來給人相一眼。這裏一針一線全是情感的過程，努力的結果是慚愧，覺得給人看等於丟醜，然而對於自己，說來好笑，倒也分外珍惜。我有這樣一個小本子，跟了我好多年，放在架子一個隱僻角落，捨不得扔掉，說是有一天還要用它，假如到了必要……可是它靜靜地夾在一堆舊書當中，有些白紙還好寫東西進去，我一直沒有想起牠的存在。

但是我終於把牠遺失了……我從來不肯打開的一個藍顏色的小本子，竟然落在陌生者的手心，由人仔細檢查，好像拿着一根警棍，在我的靈魂的四角偵索。

「原來是你出賣了我，」我不由向自己惱恨道。

荻原大旭軍曹笑着要我承認我是共產黨：「不要客氣，我們有證據，你就從實招了罷。」

我不相信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我是。

「你這人頑固的很，我馬上就讓你知道。」

他的笑容忽然收斂了，向翻譯點了一下頭，站起來，叫我隨着他們走。我這個天真的人看見穿過廚房，心裏雖說忐忑不寧，還以為他知道我沒有用過午飯，如今天要黑了，把我帶到廚房弄一碗飯吃。想不到轉出了廚房，來到一間空闊的怪樣感覺的房子，吩咐我脫去上身衣服，然後兩個人一齊動

手，把我拥在一條板凳上面，用水龍不斷在我臉上澆水。

『你說你不是共產黨，我問你，你看過「八月的鄉村」，你能說沒有？』
我喝夠了冷水，眼睛，鼻孔，耳朵和嘴盡可能在搖閃，但是還得在痛苦之中掙出答話，稍爲慢了一慢，水龍就對準了臉。

『你有「八月的鄉村」那本壞書，你能說沒有？』

我說我看過那本書，不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又說，我研究文藝，自然是逢到書就看，在我並不足爲奇。

我不見他的面部表情，僅僅聽見他冷笑一聲，轉到另一個問題：

『你爲什麼研究清朝的光緒？』

我告訴他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性格。

我研究他爲了想拿他寫一齣戲。

他僅僅說了一句『你這個人壞透了』，便轉到另外許多更其現實的問

題。經過足足一小時的生死考驗，他最後叫翻譯鬆我綁，在嚴詞申斥之下結束了一天的審問。

我納悶他從什麼地方打聽出來這些零七八碎的陳舊材料，一定是他搜到一本「咀華二集」，看見裏面有一篇論蕭軍的文字，但是那裏面也有論夏衍和葉紫的文字，爲什麼單選「八月的鄉村」做爲證據呢？大約是因爲這本小說敘寫東三省的遊擊戰，所以特別惹他注意罷。

事實遠比我的猜想簡單。

過了一天，荻原軍曹和和氣氣把我從木頭牢房邀到前面，自己滿以爲將有大禍臨頭，不料他攤出了他所謂的物證，倒叫我心定了許多。他依然說我是共產黨，口氣緩和了，大約他仔細研究過那些物證，明白一些我是一個什麼樣不足畏的人了。他攤出一份我保存的北京大學出版的「歌謠」，說是只有共產黨才對農民表示興趣。我答，這由北京大學出版，便是十足的理由證

明並非共產黨刊物。他於是攤出一本景爸梅九寫的「罪案」、說我爲什麼看這種書，我回道，書裏面談到我父親，我收藏這本書爲了紀念。最後他從一堆資料之中，檢出一個薄薄小藍本子，好像多年老友不曾晤面，今天却在公堂上質對，我恍然於他問起「八月的鄉村」的原由了。他從家裏搜到的不是大成問題的「咀華二集」，乃是這個久已被我冷淡的手冊。

就是這樣，我丟掉了一些在我的生命上留下痕跡的東西，或者不如說，一些被我的生命留過痕跡的東西。那本「罪案」是我向巴金兄借來的，他前些時告訴我還可以想法子在內地買到，我也託人向作者景爸要一本來，將來好還原主。「歌謠」周刊想必北京大學的圖書館就保存着有。只有這個小藍本子，帶着我往日虛擲的心血，算是丟定了，永遠走出我的生命，不再相會了。

我到什麼地方去追回我的記憶片段，假如不是從我的隱秘然而親切，簡

括然而悠長的隨手擱置的記錄？好像沒有成形的胎，雖說放在書架冷落的角落，我希望牠們能夠仗時間完成孕育，有一次出世了，說明我的靈魂蘊蓄着豐穎的可能。我害怕拿牠們給人看，却又戀戀不捨，要牠們活在冷宮等候我舊夢重溫。

那上面有的是鉛筆字，有的是鋼筆字，有紅顏色，也有藍顏色，甚至於還有一位親戚留下的墨筆手迹。朋友訪我不遇，被太太拿出來當便條使用，因而留下手迹的，好像有于伶兄，還有滿濤兄。太太在上面也有生活和情感流露，她在上面偶而記了幾天菜錢，還有一回忘記是那一個女兒病，母親在上面細心記下她的體溫的度數。有一頁是一家大小的生日陰陽曆對照表，因為太太說我記性不好，叫我查出來全寫在上面。

真正屬於自己靈性的純高的活動的，大都是讀書或者思維的記錄。關於「八月的鄉村」那些筆記，其實不足珍惜，我早已寫成文章，在大公報發表

收在被敵僞沒收的「咀華二集」裏面。假如有什麼值得可惜的話，應當是給人家看的文章有些文飾，給自己看的筆記就比較赤裸裸的了。「八月的鄉村」實在不如「生死場」，然而先到我的筆鋒下面的不是蕭紅，未免不大公道。其後聽見蕭紅死了，心裏有所憾然，也覺得抱歉。當着好作品而沈默，站在文藝批評的立場來看，近似一種道德上的儒怯行爲。

記得開頭一篇筆記是談新詩的，好像那時候正是幾個朋友創辦「新詩」這個刊物，我凝聚了幾點感想，有意思寫成文章，終於膽小不敢落筆。什麼純詩嘍，什麼布勒孟嘍，什麼梵樂^梵嘍，什麼音樂和外爾蘭的詩歌嘍，什麼聽覺嘍，什麼節奏嘍，多少帶些小學生應考的味道，打不進去，隔着一層，覺得理論好像在我的生命以外，勉強也勉強不出一個道理來。多少年來，新詩的生命的根植不夠深，在種種借來的理論下面發揮作用，衣飾多過了血肉，模倣重過了創造，我們的詩人在七岔八錯之中分道揚鏢，永遠落在民族

的生命的呼吸以外。我沒有寫那篇梁空的文章，感天謝地，我再也不會寫了。

可是有兩個東西我一直期許自己去寫，始終不知道有什麼懶勁兒拴着我的手。就是現在，假如有誰問我，好像做一個美的夢是一個人的責任，我會哄着自己相信自己還是要寫。十多年了，我收集材料，安排故事，在這小本子上寫了一個大綱，配合事實發生的年月，當初滿意了，似乎又不滿意了，什麼地方和我的理智不融洽了，一時又沒有更大的力量壓逼自己往裏頭追尋那個朦朧的參差，好像不要驚動一個伸了一次懶腰的小孩子，我讓牠繼續午睡下去。「清宮怨」問世了，「清宮外史」問世了，「浪淘沙」問世了，只有我的「光緒」似乎不會醒過來了。我愛這個性格，這個「哈孟雷特」式的英明皇帝，和外在的環境配合起來可以成爲一齣好戲，但是，睡去罷，有一天我有口信驚醒你了，我會給你機會說些天真的語言的。

還有你；李自成，我愛你這個農民出身的楚霸王，闖出一個天下，闖不出你性格裏面的命運。我在置你這個斯文粗人和傾城傾國的絕世佳人相會，小小得意於這個安排，被時代和歷史擋住了不敢渲染。從前我向阿英兄借了一本書抄下一些關於陳圓圓的考證資料，如今聽說他寫成了他的「李闖王」，我的真怕也就和我的筆記一同失去了。失去了，我似乎已經寫出來了，而且，上過臺，和亮晶晶的流星一樣，我的「李闖」消失了。

如今這個小藍本子不見了，原來是我的弱點，如今正因為不見了，變成我的驕傲，我可以憑着虛無向人炫耀，誇口了。唉，這就是生命，一串兒珊瑚粒，原來在海裏不露面，却是活的，如今穿在一起，死了，我掛在頸下做成我的裝飾。不，親愛的手冊，我們一同做過一場可怕的噩夢，你被毀了，我帶着你的形影活了下來，原來你是我的痕迹，什麼樣的痕迹呀，好像沙漠地的駱駝的蹄印，風過了，蹄印散失了，我害怕我終是那樣一片荒無人煙的

文壁。

六月二十二日

懷王統照

上海還沒有完全淪陷的時候，能夠在一起談天的朋友已經不多了，形勢也一天比一天緊張，心裏全不很安定。在這有限的幾位可以無所不談的朋友之中，王統照年事最高，和我的相識也最早，摺指算來，二十多個年頭了。我那時還在厥甸附屬中學讀書，班上有幾位同學如蹇先艾，朱大柎等等，很早就都喜歡舞文弄墨，辦了一個「燭火」周刊，附在景爸的國風日報出版，後來似乎還單獨發刊了幾期，那時候正是魯迅如日之向午，徐志摩方從英倫回來。我們請魯迅到學校演說過一次，記得那次是在大禮堂，同學全來聽了，我們幾個人正忙着做筆記。魯迅因為在師範大學教書，所以我們拜託先生們（大都是師範大學畢業生）去請，也還不太困難。因為我們各自童心很重，

又都始終走着正軌上學的路子，以後就再也沒有和這位流浪四方（我們當時不懂什麼叫做政治的把戲）的大文豪發生實際因緣。徐志摩和我們就比較往還多了，他住在石虎胡同松坡圖書館，蹇先艾的叔父是館長，所以不似蹇先艾和他那樣熟，朱大楨和我却也分了一些拜識的光榮。徐志摩到我們教室講演過，是他回國第一次講演，事後他埋怨蹇先艾，連一杯開水也不知道倒給他這位詩人留學生喝。但是他很喜歡我們這幾個沒有禮貌的冒失鬼，後來他在晨報辦副刊和詩刊，就常常約我們這幾個不成熟的小朋友投稿子騙錢。我說騙錢，並不是說以後賣文章就不叫騙錢，我就一直沒有長進，活到四十歲，還得仗着寫文章過日子。可是錢呀，在我們幾個中學生看起來，真有了不起的重要啊。蹇先艾住在大門道一間小小門房，和師陀在淪陷期間住的那間白俄房子不相上下，父親早已去世，生母的身份不高，是我最敬佩的一個勤儉的苦同學。我在高小唸書的時候，父親在遙遠的地方遇刺，家裏窮得不

可收拾，和母親姐姐住在靠近南下窪子一家會館，一個月仰仗二十塊錢利息過活，本錢是父親的朋友捐的。朱大柁比我們兩個人家境優些，所以也就寫得不多，而且天分高，英文好，不等畢業就考進了交大。塞先艾和我能夠騙到一點文章錢，回到家裏覺得分外體面，好像這就是一種表白：『媽！你看！我會賺錢了！』

讓我趕快收住野馬。我這個人不大喜歡流眼淚，因為寫到前面那一句話，我覺得我要流眼淚了，那是神聖的，我不要丟人。讓我掉轉筆頭來說王統照。大概是徐志摩回南邊去了，晨報的「文學旬刊」就交給王統照接編。他那時候似乎在中國大學讀書，寫長篇小說，也翻譯東西，後來胡適還因為他翻譯錯了寫文章罵他，話很刻薄，我相信胡適如今一定很後悔，因為他這時候感情旺盛，專愛罵不屬他那一體系的年輕人，並不公平。譬如說，他捧伍光建的翻譯，捧上了九十九天，可是天曉得伍光建後來造了多少冤孽。商

務印書館是賣名子的書店，還一直當食糧送給中學生做英文課外書讀，真是害死了人。

儘管胡適罵王統照，我們這幾個窮中學生愛他，他自己是大學生，沒有架子，人老實，却又極其誠懇，他寫得最壞的東西也永遠不違背他的良心，也永遠表裏如一。他沒有浮光，可是向山東人要浮光，應當埋怨自己不懂土地性。找一個現代人和他相似的，或者文字，或者爲人，我想到的也就是葉聖陶，奇怪的是，葉聖陶是江南人，我前面說的那個「土地性」失了依據。在文學裏面追尋科學，真是一件困人的事。對了，朱自清也相似，然而朱自清又是山明水秀的江南人。不過，相似不就是相同；請看王統照的文字藏着怎樣一股拙勁兒。他們三位或者是我的老師，或者是我的相知，全是前輩，全是沒有言語可以形容的天下第一大人。

「文學旬刊」常常刊登我的把戲，似乎這位山東佬看中了我這個山西

醋罈子，叫我心裏只有感激。我那時候常常跟着陳大悲演戲，也學着寫劇本，有一回寫了一齣兩幕劇，完全不成東西，我斗膽寄給他看。忽然有一天黃昏，會館裏來了一位不高不低不胖不瘦的先生，開口就問這裏有沒有我這麼一個學生。原來就是如雷灌耳的王統照。他坐在我那間大房子，和我談戲，談文學，鼓勵我，說我有一天會有出息，戲不好，可也不要灰心，無妨寄給「東方雜誌」試試看。天黑了，媽端了兩碟子菜出來，叫我陪王先生吃飯。媽新蒸出來的熱饅頭，又香又甜，媽的饅頭是有名的。王統照吃飽了。我真擔心他吃不飽。我多感激這個可親可敬的人物啊。

一轉眼十年過去了，唉，過去了十年。我們久已失却音信，忽然又在上海重逢。他還記得那年在會館吃媽做的饅頭……原諒我，眼淚又流下來了。我這個人好似鐵石心腸，一提到死了的媽眼淚就止不住流下來。我不寫了。那是很可憐的。一個沒有了媽的四十歲的中年人。

王統照在淪陷之前，短時期編過「七月」，我大約也投過稿子，後來上海淪陷了，他隱姓埋名，把家搬到呂班路一個白俄人家，名字改成了王洵如，除去我們幾位知交，簡直沒有人會想到他在上海。我們從來不向外人談起這位隱君子。到了三十三年冬，他覺得上海的生活太高了，敵偽之下更難做人了，他決定把書存到朋友各處，搭船回到了青島做鄉下人。直到勝利之後，接到他的信，才曉得他在青島康強如恆，最是使朋友們欣慰的事。

「……劍潛蹤北方，並未逕到青市，在他邑戚家隱住兩月方至青，極少外出。時日人炸山築堡，備作市戰，所幸八月中旬，忽焉降服。劍在此亦如拳石落地，不繫心頭，歎然旬日，而交通全斷，各地方紛加亂絲，青市真成孤島，除收聽廣播外，函件亦被阻塞……故里搶攘，黎民痛苦，冷眼旁觀，殊無佳懷……」

鄉 土

——聽合唱鄉歌「怎麼辦」

只這麼一下子，他們的聲音遙遙傳來，彷彿平空一陣風，在夜晚吹落了
我的驕傲的靈魂，前一分鐘我還在說笑，好像一枚野氣球在半空飄飄蕩蕩，
自以為實實落落，有所憑藉，忽然彷彿地心吸力，他們的堅強然而哀怨的鄉
音把我扣在一片似已遺失然而富有人性的回憶的厚土。我這個倔強的浪子，
自幼流亡在外，對於故鄉的黑暗和憂患向來沒有深厚的感覺，如今聽着故鄉
的沉痛的聲音流了眼淚。

單憑音樂本身的力量，我不至於輕易這樣服輸。音樂是慢慢，慢慢來的
像水一樣一點一滴漫潤我的靈魂，把和平在最後帶來，但是台上的合唱，

沒有樂器伴奏，男音止了，女音起了，單純，樸素，似乎是在風雨淒苦的深夜啼哭的冤魂，一下子叫走了我這個忘恩負義遠走高飛的得意人，和他們一同在異鄉漂泊，這是家鄉的聲音，這是一羣老百姓的聲音。這是我幼小熟悉長大遺忘的聲音，如今變的那樣苦，那樣怨，那樣充滿了力量然而沒有辦法。牠們像近又像遠，似生却又熟，活在我的官感，而又那樣恍惚。但是牠們那樣有生命，有力量，我重新尋到了，我尋到了我的故鄉。

我在聲音裏面看見祖父的面貌，一個善良的農夫，個子高高的，人世的憂患，老早老早就壓彎了他的腰，隨着他的遇害遇難的兒子們，老早老早就入了土。在聲音裏面看見西曲馬村的東倒西歪的土牆，永遠沒有希望翻修的殘圮的院落。我在聲音裏面看見一個一個打縐紋的曬黑了的臉，老年人的，年輕人的，和他們的牲口一樣沒有語言，如今就是像牲口那樣破着嗓子嘶叫，也沒有人睬理。聲音明明在響，在我的面前，在我的耳邊，可是人在什

麼地方，我閉着眼睛不敢睜開。我睜開了，眼淚靜靜流了下來。

我把幸福像戾子一樣築在文明和都市中間，但是，我的心，我的靈魂，那太容易讓我忘掉的部分，彷彿野草，只要在土裏面滋蔓。我從那些訴苦的濁重的聲音聽出了一個更大的真理，屬於土的不是軀殼，而是心，而是靈魂。我明白爲什麼種花要講究土性，爲什麼嬌貴的蘭花那樣難養，牠們原來只要活在牠們自己的土埃之中。

多厚多重的土呀，你從四面八方來，你從我的心裏來，你用聲音把我和國億連成一個，一個從七歲就流亡在外的大小孩子。你多像一個沒有知識的慈母，總想把孩子們一個一個喊回去，可是喊了回去，你拿什麼餵他們，養活他們，你這荒蕪了的大空地？聽聽那些聲音！賽神，祭祖，乞巧，愉快，智慧和生命在這裏不見一絲絲影子。「歌舞慶昇平」，只是宮庭詩人的嚙語。我聽到的你的子女們的聲音是襤褸，絕望，忿怒，正像一位現代詩人所

詠：

「農民們因為誠實而失掉了土地。

他們的家縮小為一束農具。」

兩千年以前，你聽見

「君子傷歌，

維以告哀，

現在又嗚嗚咽咽在我的心頭作祟。

浪子想起了家。不知道士的使命的人也忽然在聲音裏面聽出了意義。我怎麼能夠不如響斯應呢？你沒有「笛子」，沒有「胡琴」，也不「敲打着拍

板』，也不『間或又響一下鑼聲』，然而

「你的節奏是那樣簡單，那樣短促，

你嗚嗚地唱着

像哭泣。」

這裏是發着香味的土腥氣，提醒我清白世界以外還有一個世界，一個永遠停留在我在的靈魂之中的世界，終於要和我化成一片，成爲土。

悼「五四」

有一天，和朋友們談起「五四」就要到了，有一位是辦報的，我問他要不要出一個特刊，紀念一下這勝利之後的第一屆「五四」。他苦笑了，說，用什麼心情去編這個特刊呢？看起來好像只有兩個字就夠了，大大小小的鉛字全是「慚愧」就成了。

他接着說，民國八年挨學生打的三個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其實憑良心來說，拿當時作官的人和現在作官的人來比，真可以說是還壞不到那裏去。可是，多少年來，假如有人編「五四」這齣戲的話，一定是這三個人抹白粉，畫成一付小丑面孔。請問，有人要編一部民國史的話，應該抹白粉的要有多少人？恐怕這三個人還長久輪不到哪。喪權的有多少，辱國的

有多少，如今不還都是清清白白，喜笑顏開，位在萬萬千人之上？他們喫的是官飯，當的是官差，日本人拿了二十一條件來，長官發下來要他們辦，他們不得不辦。他們是手，是傀儡；他們挨打是因為身當其衝，自然並不冤枉，誰叫他們有象徵的作用來的？他們挨打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代表喪權辱國的官吏挨打。打得好，打得對，打得那些高高在上（在那三個小丑之上）的昏官驚心肉顫，頭一回遇見這種『民變』，『學潮』，手足無措，只不過一個月零七天，就罷免那三個挨打的小丑，爲人民平氣！

請問有耳有目的人，今天的中國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世道？我們是勝利的國家，喪權辱國這四個字送給作官的人們也許太過，可是禍國殃民這四個字又怎麼樣？北平話說得不錯，怕是正對點兒。

勝利應當是一個總清算，一個往好裏走的大轉機。壞的應當中止，好的應當開始。人民顛沛流離了許多年，如今有權利要求給自己弄到一個復甦和

休養的期間。事實上完全是漆黑一團。亂糟糟的，斬不斷，理還亂。做漢奸的口中聲聲要『和平』，『和平』其實就是投降出賣祖國，可是如今老百姓得到了些什麼？他們會不會要問：大人先生們就像根本沒有存過勝利的心思。不然的話，明明勝利了，老百姓過的日子怎麼就黑烏烏的一片，不露半點陽光？敗了的國家像日本，也在勵精圖治，勝了的國家自然是可想而知。單單這個華夏之邦就看不見天日，漫漫長夜，好像越來越長，天上不見半點星星？是什麼雲在半空遮了這樣一個實實在在。

？一團一團的烏雲去了又來，密密紮紮的數也數不清。挑一塊最大最厚的來看罷，普天下滔滔皆是貪官污吏，虎狼不如的官吏。

可是話又說回來，誰敢擔保『五四』時候的打出手不就是眼前那些高官厚祿的大人物？就算都不是吧，難道間接上精神上他們就沒有吸到一點點『五四』的空氣？當然中間有好人，可是壞人爲什麼就數不清的那樣多？經過

了二十七個悠長的歲月，華夏之邦造就了數不清的官吏挨老百姓罵，挨老百姓打，『慚愧』兩個字裏面真還是噙着無限浪費的辛酸淚。

朋友把話說完了，我們陷入一陣痛苦的沈寂。我啜了一口茶，強自笑向另一位比較樂觀的朋友道：從政治的人的觀點來看『五四』，當然只有慚愧，可是從一般的觀點，特別是文化的觀點來看『五四』，中國的確有了長遠的進步。

但是那位辦報的朋友立即搶先發話道：『五四』運動由政治出發，歸結却在一般的文化的覺醒，乃是『五四』的真正的光榮。『五四』學潮的結局是官吏認輸。人民的勝利帶給人民勇氣。老百姓開始覺得求人不如求己，就在自己睡獅一般的身架裏面，蘊藏着深厚的人性的可能性的寶藏。他們原先僅僅感到一個地方腫痛，治好了，有了求生的信心，他們這才發見自己全身都是斑斑點點的爛瘡。和自己天天活在一起的婦女成了問題、嘴裏天天說的

話成了問題，筆底下天天寫的字成了問題，天天行慣了的一切社會習俗成了問題，伺候舊制度傳統的詩歌小說戲劇成了問題，沒有力量接受醫藥的東西全成了問題，有什麼不成其爲問題的？思想體系成了問題，生活方式成了問題，從頭到腳沒有一個地方中眼。

趕緊找醫生開方子喫藥罷。德先生來了，賽先生來了，克鬍子來了，馬鬍子來了，瞎眼睛的愛羅先珂來了，什麼全來了，老到不能再老的夏禹變成蟲子也來了，尊到不能再尊的孔丘換了一身素服也來了，在辛亥時候上了當的孫總理尋到牢靠的憑藉（民衆）回來了。

藥換了，病好了不少，就只一樣，身子軟軟的，說什麼也挺不起來。原來這些藥都太王道，治不了病根，小蟲子在血裏頭活動，光喫補品也起不了決定性的作用。什麼是這付霸道的藥，斬草除根，一絲不留呢？原來九九歸一，還是那權勢在握的政治。

政治是權力。有良心的人搶到了政治，發號施令，頭頭是道，殺牠一個
羣魔入地無門，單恨爺娘少生兩條腿。凡是在野的，民間的，渙散的，或如
星星之火，或如暮螢之光，政治一下子與以集中，成爲燎原之勢，成爲萬道
明光。但是『五四』運動是溫和的，妥協的，沒有組織，也無例可援，和歷來
讀書人的作爲一樣，清高自守，把腐惡表面的認輸看做真理的永久的勝利，
視宦途爲畏途，阿Q一樣地把官僚制度放生了。制度和牠既有的習氣活了下
去，生氣勃勃的人也吸毒似地受了麻醉，沒有心力征服罪惡，罪惡倒過來
征服了他們的脆弱的人性。文化不是政治的政策，新文化和舊政治脫了幅，
一個是我行我素，一個是行乞如行腳僧。看看蘇聯，政治的清醒完成了幾個
『五年計劃。』沒有文化的政治是實際的，實際到了不容絲毫理想存在。統
治者作威作福，有權有勢，生活逼着老百姓巴結，害怕，模倣，於是普天之
下，莫非官僚，國家民族也就完蛋了。

「五四」運動從政治開始，如今隔了二十七年，臨到勝利之後的第一屆「五四」，歸結仍在政治。因對政治不上軌道，這些年來我們陷於精神上的饑餓，陷於物質上的饑餓。沒有書，沒有米，也沒有錢買書買米。因為政治上不上軌道，老百姓忍苦挨餓好不容易爭到了勝利，勝利却和老百姓無緣。這是多大的悲哀！多大的危機！

朋友說到這裏，眼圈兒微微有些紅了。我在他耳旁插話道：百十年來，中國第一次抓到一個翻身的機會，說什麼也不應當輕輕放過。和平與民主。不然的話，就是戰亂，饑餓，暴動，死亡。單只想想就可怕。

他連忙堵住我的嘴。他掃了四下一眼。雖說在座的只是幾位相熟的朋友，報人的機警的習慣自發地引起了他的惶惑。我的好笑的表情解除了他的緊張。他也好笑了。

於是他這樣結束我的建議：和平與民主，完全對。不過做起來，怕不就

那麼容易。中國人好面子。官僚階級尤其好面子。你可以搗蛋，你不可以傷面子。老百姓盼望和平與民主，那就無疑等於說，請大人先生們下臺。下臺就是丟面子，還不說那丟權力。這顯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馬歇爾左擁美金，右抱物資，一次又二次，不也明白必須耐着性子拚着老命在等，等。

另一個朋友頂了他一句：老百姓既無美金，又少物資，有多少日子好等？

辦報的盟友像是鬆了一口氣，鼓勵似地譏諷他道：你這可憐蟲，現在你也知道等不及了？早知如此，何不當初。因為說到臨了，二十七年前的『五四』和二十七年後的『五四』，就政治而言，有什麼兩樣？怕是有些地方只有更糟。

我們聽了這話全不作聲，對着這勝利之後的第一屆『五四』，發出衷心的懺悔。

過年過節是自私的表現

朋友，我說過年過節是一件熱鬧事，但是靜下心來想想，你立刻就會明白，這是人類自私的表現。

節之所以成爲節，有的是由於天時的緣故，過年就是；有的是由於人事，雙十節就是；有的是由於天時和人事，端午節就是。天時也罷，人事也罷，規定這個年節的都是活着的人這是不會錯的。可是一定和死的人或者死的東西有關係也不會錯的。不過，在過年節的時候，死的意義消失了，活的意義全來了，過年節就成了一件喜事。

活有種種不同，大致可以歸入兩類：一種屬於精神，一種屬於物質，普通我們過年節總是偏重享受這方面，顯然是把物質的愉快放在第一義。過年

節的第一義應當是悲悼，引伸而為警傷，但是，我們不高興那樣做，因為這是很簡單的事實，人類一直就把尋找快樂當做生存的目的。最大的快樂莫過於直接享受，動物全是這個樣子，人類比其他動物高明的地方就在能夠於過日子之外，會為自己編排一套節令，弄一個藉口，大吃大玩兒幾回。飛禽走獸就不懂這個。

禽獸不懂得享受，然而禽獸最大的愚蠢，還在不知道利用死去的禽獸來取樂一番。人類不但懂得利用死人，還進一步把利用死人這套把戲弄成藝術，過年節就是這樣產生的。我這人並不悲觀，不過活到原子世紀，對於舊有的智識似乎應當加以檢討，來做應付世界第三次大戰的張本，我相信我的工作是具有意義的，譬如，現在我就想提出一個重要的定義來改變腐朽的歷史，那就是，人類的文化是為忘掉痛苦而創造下來的。最大的痛苦是死亡，所以佛家想出『解脫』，『涅槃』這些好聽的字眼兒來安慰人類，而人類比

佛家還要聰明，利用死人這件事實做爲追求幸福的藉口，於是過節。

拿人類和禽獸相比，我讚美人類的虛僞，同時基於良心作用，我也把本色許給禽獸。本色應當高於虛僞，我不否認。

我同樣不能否認的，例如，耶穌死得那樣慘，也沒有活過一天好日子，但是他死了，連我不信教的人都沾了光，人類平空添了好些快活的節日。就拿屈原來說，在朝如在野，又有什麼地方好？淹死和讓人釘死也沒有什麼差別，可是端午節呀，天曉得，我小時多喜歡這個節，媽和姐姐把我窮打扮成一個土頭土腦的洋娃娃，大了至少我爲我的孩子們也喜歡這個節。就拿過年與清明節來說，祭祖，上墳還不是要鬼保佑活着的子孫？

到了現代，人類的文明花樣兒越多了，不過，打開天窗說亮話，是欺人欺己的自私表現。自私從來欺己，己者，良心之謂也。世界的節日已經夠多了，這就是說，自私的表現已經夠多了，不過，最大的節日還沒有到，那一

天，我可以預言，是火球爲追念地球的破滅而規定的，最偉大的自私的人類自己看不見，我却爲人類感到一百二十分的遺憾。至少是人類做成的，也就可以光榮歸於人類了。

說一葉知秋

『一葉知秋』這句話說得有意思。淮南王頭一個說這句話，挺像一個得道的人，窗明几淨，忽然庵簷之下飄來一片似黃未黃的葉子，觸微知機，恍然於時令潛移，有添夾衣的必要了。顯然這片葉子不是人力搖落的，因為凡是沾着一點點人力味道的變化，我想選一個字來說明牠的內容，那也許就是『命』。我雖不是測字先生，可是『命』這個字的形成，由於『人一叩』，我一下就看出來了。中國文字的妙處，從我這個例子可以明白，就是能夠契合宇宙，把牠的隱秘用形象點破，外國文字偶而得到傳聲的巧妙，然而說到傳聲，歐陽修的秋聲賦，李清照的『淒淒切切』，二千多年了，沒有一首外國詩能夠讓我忘記牠們的音響。外國文字和中國文字一比，確乎是落在我們中

國人的宇宙生命之外的。讓我把話拉回來，我們是在說那片葉子，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時候，離開了樹枝，辭謝了生命，好像有一種什麼遠抗不了的力量，可又決不是人力，加在牠的身上，於是牠的臉色蒼白了，打了一個寒噤，就輕飄飄地任風吹颺了——那是一點點小風，比春天什麼風也小，然而沒有一點點牠們的溫暖，假如這不是『命』，又該是什麼呢？先生，你不好幫我找一個字，說明這種自然力，裏面沒有人的存在，只是自然本身的法則？我倒想出來了一個，好像一輛車在滾動，沒有人乘，沒有馬曳，兩隻輪子自己就旋轉；我想一個字，那是『運』。

人生的悲喜劇是由於『命』和『運』連了起來。用一個數學公式罷，命十藍=入世。連了起來，所以宇宙就陷入混沌了。混沌這兩個字是沒有法子解釋的，『命』有人力作祟，『運』有自然力作祟，人力和自然力亂作一團，理想和現實互為牽制，是迸擊，是消蝕，是掙扎衝突之外加上掙扎衝

突，我們也許勉強可以拿顏色來象徵牠的面貌。你一定問我『混沌屬於什麼顏色？』那是……算了罷，什麼顏色也是，本來就五顏六色看不清楚。

於是有人看清楚了，窗明几淨，忽然院中飛來落葉，他輕輕對寂寞矚出一句：『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

這句話到了唐朝詩人口中，便有了『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的詩行，可是味道兩樣了，和帝堯治下的那個倔強的老人一樣，擊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山僧和老人爲了表揚自然的法力，拿蔑視人力來做陪襯。這裏雖然不談政治，政治性依舊不免濃厚，所幸他們全是古人，我無所用其擔憂。

我說『一葉知秋』這句話有意思，因爲牠以無限深厚的文學的暗示說明了人類知識增進的另一方式。譬如我多知道一點東西，一方面是『求』來的，有人力在內，一方面也有『悟』出的，得之於剎那間的。求到的往往顯

出崇高，由於經過了一番掙扎，可是悟到的也不示弱，往往遠比崇高更爲圓通，因爲接近宇宙，更爲接近一般法則。牛頓看見蘋果落地，悟出了地心吸力的大道理。研究科學最最需要上力，有些重要發明偏又仰仗觸機。我不曉得別人怎麼樣瞭解這兩個字，但是『機』本身沒有意義，悟的重要在『觸』，正如蘋果熟了隨時隨地在落，偏偏牛頓看進眼去，而且就在那一次看進眼去，這才悟了出來。『一葉知秋』是相對論的一個註解，愛因斯坦想必和我一樣喜歡這句話，他因爲牠說明了一個科學現象，我因爲牠給了我一點點詩意。歷史上多的是因小悟大的實例，遠例不說，且聽那老人一擊那壞，帝堯的寶座就動搖了。不過要像這句話這樣不帶政治性，這樣純潔，不含一絲人世的醜惡，讓我恍然於人的渺小，那樣自自然然把我帶到一個宏遠的境界，悠悠然又讓我回來體味人的偉大，似乎還不太多。所以我寫下我精神上的喜悅。

說領教

我們所謂人者實在每天活在「請教」和「領教」之中。「成羣」是一件容易事，然而成爲「類」並不那樣一蹴可就，所以直到現在爲止，也就只有「人類」一個名辭勉強站住了脚，原因就是人比任何其他動物都會「請教」猴子不會這一手兒，所以做猴子做到現在，人就不然了，一步一高陞，由猿而猩，由猩而野人，由野人而人，由人而文明……將來會進化到什麼程度我一時還不敢預言，但是我可以模模糊糊想得到的，什麼機器人，什麼原子人，全是太可能成爲事實了，做神仙原來是人的理想，但是到了可能實現的原子人時代，「白日飛陞」我相信也該和原子人一樣尋常了。

我這段話的意思，在科學昌明的今天，實際只是並不驚人的真理，我是

說，我爲人類發見了一個進化的原則，達爾文因爲僅僅研究禽獸，那些下等動物，所以錯過了這條千古不磨的原則，至於克魯泡特金認爲『互助』才是人類進步的真精神，其實也只是小知小見而已，他看見他四圍的老百姓，他沒有看見希特勒，莫索里尼……我相信，他假如也和我一樣有榮譽活在第二次大戰以後，甚至於打倒了希特勒和莫索里尼，煙火氣還是這樣重，老百姓的性命還是這樣不值錢，克魯泡特金也會嘆口氣，承認達爾文的原則是有道理的。不過，這就是那奇蹟的奇蹟，我在他們之外另外發見了一種原則，那千古不磨的原則，雖然我沒有他們的長髯（我有時候想，學問和鬍子並無關聯，鬍子只是一種嘯人的徵記，有時候倒是一種和禽獸接近的表徵，『多毛』：大家知道，達爾文和克魯泡特金全有一把大鬍子），也許正因爲我沒有他們的長髯，我有另外發見一種新原則的稟賦。『我的』原則，那促進人類文明的原則，就是『請教』的心理和牠的外在的表現。

這不是我一個人發「覺」的，雖然是我一個人發「見」的。遠在春秋時代，那時候人類只會坐在車裏打仗，下了地也就和螞蟻一樣死拚，當然，這不夠殘忍，打和被打的人早已在心裏有了數目，不像現在，被打的人永遠矇在鼓裏，一直被矇到進了棺材為止還莫明其妙自己爲什麼死，並且怎樣死，——讓我說，遠在春秋時代，孔子就說：「三人行必有吾師焉，」他的意思是一個人應當不恥下問，可是他拿這個做爲一種修身的基本道理，站在私人的立場，完全一付教育家面孔，所以他雖然感覺到，並未能夠以一種哲學家的精神，科學家的態度，進一步拿來說明人類進步的根由：這讓我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後生小子想到，而且立刻就運用了起來，實在是一種機緣。

我把這看做一種「機緣」，不是我有意謙虛，而是因爲我還有更偉大更重要的原則提供給人類學者做參考，我現在必須點出「我的」學說的普及性，

和全人類有關，所以也就特別和人類學有關。假如「機緣」這個名詞分量減輕，我願意學學「如願」一齣小戲裏面的塔齊斯通，用「命運」來恭維我們的降生，因為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我生在世界第一次大戰之前，有幸福活在第二次大戰之後，而且儼然有看見第三次大戰的老福。世界說不定會在第三次大戰之中毀滅，至少我可以預言，中國一定在第三次大戰之中毀滅，我是一個中國人，我有「生而知之」的理由來這樣預言。我願意移開這塊鐵，我願意我的預言不靈，但是，不可能，因為我有理性做根據，「了不起」，因為現代的學問已經喪失了理性，正不曉得要把文明的人類——那根據我的「請教」的原則而得到文明的人類——帶到什麼樣十字路口，徬徨而不知所從。「請教」是我的第一個原則，正的，積極的，根據人類全部過去的活動事實。

在我沒有說到我的第二個原則以前，我必須先往詳細裏解說一番我的第

一個原則。我明白人無老少都認識「請教」這兩個字。這似乎用不着我推敲，而且有孔子做旁證，就「本位文化」來看，的確也就夠了。但是，我這裏是解釋一個重大的原則，一個進步——至少也是讓人類進步——的原則，最忌固步自封。「請教」本身是一般的，然而在實施上，就有種種的差別。一個小孩子不懂得虛偽，可是小眼睛巴登巴登的，直想向大人學習。頂壞的現實孩子也許還得加點兒暴力，因為這是事實，不學習是天性，禽獸由於不學習就最切近自然，學習是反天性的。然而小孩子研究是人，不是禽獸，所以小眼睛巴登巴登的，直想向大人學習。他們不會說「請教」兩個字，正如他們喫過客人的糖，不會說「謝謝」兩個字，假如居然說了，那就是大人教的，因為是硬教的，他們的「謝謝」的聲音當然遠不及嚼糖來得那樣響亮。會說「請教」兩個字的，一定是大人，大人之中應當分成兩類，一類是中年人，說「請教」的時候，大都心口如一，有例外，然而所謂例外，到了老年人

說『請教』的時候，就大都成了正常。虛偽隨着年月增加，不足爲奇，人類的文明就往往因爲年月久了，雖說充實，一定要把自己說做空虛，於是虛偽就自然而形成了。

現在到了我的第二個原則，那就是我這篇論文的中心，『領教』是摧毀人類文明的基本心理作用。我舉實例，因爲這是做學問的不二法門，從歸納到演繹。希特勒原來是一個沒有教養的野孩子，不幸又活在第一次大戰前後，他挨了一記悶棍，他的民族挨了一記悶棍，於是他『請教』，於是他強壯，於是他稱雄，於是他自滿，於是他最後冷然說出『領教』。『領教』這句話才出口，第二次大戰起來了，他死了，他的國家不復存在了。這是一個可怕的例子。整個大和民族就和希特勒一樣，頭一天對歐美文化說出『領教』兩個字來，第二天就提出『大東亞主義』的口號，第三天就嚐到失敗的味道了。一個老實人說『請教』，說的時候沒有私而用之的存心，所以就永遠像

一個小孩子，不會在最後說出『領教』兩個字。他把學問和生活打成一片，不想利用學問另來生活。這就是爲什麼我怕聽『領教』兩個字的緣故，聲氣之中好像帶足了舞臺表情，讓我覺得他知足了，然而不足了，虛僞了，然而不虛心了。記得有一個人向誰學了一件武藝，學會了，便把師傅害了，因爲他要一個人在世上稱雄。『禮多人不怪，』可是我呀，寧願無言而別，知識是人類的，我送這個人正如送另一個人，我不希望報答。你希望報答。報答來了，便是：『老丈，領教了。』你不寒而慄。

閣下想要知道人類文明存亡的大關鍵嗎？那就是『請教』和『領教』正副相乘的緣故。人類往前走，由於『請教』；人類不僅往後退，退也成爲不可能，那就是由於『請教』之後來了一個『領教』。奇怪的就是，世上有不少英豪喜歡聽『領教』兩個字，虛榮害了他們，戰爭就是『領教』和『不領教』兩種人搞起來的。

說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柏拉圖說得好，『有火把的那些人要把火把傳給別人』。從大處講，一個火把點亮無數火把，一團又一團照亮人類的黑暗角隅，實在是最大的功德。再就小處來看，把火把『傳給』別人的動作本身對於自己就是一種無上的愉快，孟夫子很懂得這種心理作用，就以爲做皇帝也比不上教書，所以他說『君子有二樂』，其中就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這個道理就和行善最樂一樣。一個闊人做布施，往往不是爲了那些窮人，而是爲了自己有一天要進天堂。真就可以進天堂了嗎？我不敢像那些遊方僧亂開保票。不過，精神上多了一點自信似的鼓勵，心理上有了一點保障，假如是一個學究，便多一個機會往頑腐裏變。人天生自私。遞火把給沒有火把的人，是一種本分，因爲

要把自己的幸福也從裏面撈回來，於是滲進來了不少的虛榮，甚至於要求，有的便像一個吝嗇鬼，把人類的寶藏變成獨得之祕，一直帶進棺材，有的便像一個成名的戲子，臺子底下沒有人喊，臺子上就不好好兒做戲，萬不得已，也得多弄幾個熟人在包廂幫場。

毛病不就在自私上，人既然天生自私，那就算不了毛病。拿孔夫子來說罷，他最懂得「爲人師」的哲學了，弟子必須拿束修來養活他老人家。他不能夠讓他和他的家屬餓着肚子呀，不就截了麼。另一位最懂得「爲人師」的，和孔夫子一樣「有教無類」，把菜市當做杏壇的應當要算蘇格拉底了。這可憐蟲一輩子不收別人的束修，窮得就欠當掉褂子，偏偏有人誣告他教學生收錢，把他的老命活活送掉。他不要束修，可是重要就在，他認爲束修是必要的。找一位訓練馬駒子的要出大價錢，那麼，把子女教成一個有用的好人，父母的報酬不應當更大些了嗎？然而僅只五塊希臘古幣也就成了。蘇格

拉底嗟嘆師值價廉，的確是太廉了些。

我同意蘇格拉底的見解，那是太廉了些。不僅僅因為我是一個教書的，是更因為我沒有那份天大的本領去賺那五塊希臘古幣。學校如今請我教書，也就是兩三門功課，功課還都縮了又縮，只有薄薄幾頁，我已經累了一身大汗，覺得這碗飯喫來不易。飯麼，真也可憐，只是碗底幾顆米粒，又有什麼辦法，一家老小靠着我賣嘴爲活。我如今真還羨慕那五塊希臘古幣。我恨自己生在一個把傳授知識當做清高的國家，更恨自己沒有那份天大的本領——把人類的文明匯集在自己一個人身上，然後漫天喊價，向人多要一塊希臘古幣。可是我有英國這句老話安慰自己的良心：

He teaches ill that teaches all.

教書到了近代全帶匠氣，隔學正如隔行普遍，改學正如改行困難。這就是專門分科的壞處：你學工，沒有工廠，你就只好上吊。假如你一無所能，而又樣樣皆能，那就萬無一失了，當你無業可就的時候，你至少可以作官。古時書生聰明過人，看準了這條出路，連大聖大賢也說：『學而優則仕』。孔夫子就是這種兒下看做笑柄的萬能博士，文學，倫理學，政治學和社會學不在話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他懂得法律，做過大司寇；子貢從他那邊學會了外交學，經濟學；他嗜好音樂，『三月不知肉味』；他可以司禮，『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他甚至於可以吹車，可以射箭，二者之中，他比較喜歡吹車——有誰吹過車嗎？那是一種愉快，一種興奮，簡直是一種藝術，在山道，在廟會，在寂寞的黃昏，在熱鬧的趕集，當一個女孩子或者你的新娘子坐在車裏，你、幸福的年輕人，衝出危險或者擁擠的難關，沒有尺能夠測量你的驕傲。我最佩服孔夫子會殺雞，內人算得上賢妻了，

她到今天殺雞還得求那看弄堂的，但是孔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他懂；他真懂。可能的遺憾是他不懂農學，樊遲學稼學圃就全碰了釘子。有一樣學問他不懂，害他一輩子不得意，那就是「軍旅之學，未之學也」。他以爲「周遊」天下可以把天下遊到手，初不料是打出來的，需要征服。劉邦流氓出身，因爲「馬上」有兩手兒，天下臣服了。孔夫子會殺雞，不會殺人，當了一輩子萬世師表。我看得出他心裏有多懊惱。懂得軍事學，一個流氓可以做皇帝。子路大概跟孔夫子唸軍事學，問道於盲，兵敗身亡。

但是我喜歡孔夫子。他不裝假，他不拿躑，他不曾居高臨下，以指導者自命發言，惶惶然像世界到了末日，涵涵然恨人之不盡如我。他最愛的一個弟子最窮。他沒有拉長了驢臉，好像克林威爾駕下的一位清教徒，看見人性的富麗如同看見了毒蛇，——我必須聲明，把教書先生譬做驢的不是我，是一個外國人叫做門肯 H. L. Mencken。孔夫子是一個有趣的學究，喜歡春

天在河水裏洗澡。教書在他正和生活一樣平易。謙虛在這裏和誠實只是一個東西。子貢說自己不如顏回，孔夫子乾脆把他老人家也算了進去：『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他教書，可是不專靠書本子，孟夫子那句『盡信書，不如無書』其實是從孔夫子的精神上的暗示得到的。人生經驗是他的學問寶庫，書是一種經驗記錄，並不就是經驗本身。所以他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不好高騖遠，也不愛說空話，有時候會說兩句笑話，你可以嫌他缺乏想像力，做人不太倔強，可是他懂人性，這就足夠『爲人師』的本錢了。教書在他進而成爲一種藝術：『循循然，善誘人』不一定就仗着那根教鞭和那些格言。『爲人師』並不難，他有簡易的方法：『溫故而知新』，只要肯用頭腦就成。沒有比孔夫子離開漢儒宋儒的三家村孔學更遠的了。他正是渥頓爵士 Sir Henry Wotton 所說的那種有謙德的人：

I am but a gatherer and disposer of men's stuff.

所以孔夫子並不可鄙，『子不語怪力亂神』，他把活在當時的道理傳給他的弟子，應付生存，不應付死亡。他一來就拿他的古代向人誇耀，有點兒感情作用，算得上一個浪漫人物，却又那樣腳踏實地。他矛盾，他有點兒傻勁，吉浦斯 Gips 先生和他一比算不了什麼，同時有他在前，潘格勞斯 Paragloss 這風流孽種也不見得就真不可取。他的作者拿他開夠了玩笑，當着他的學生翫第德 Candide 他丟夠了人，可是他『以一貫之』，他的樂觀哲學始終如一，永遠有活下去的勇氣傳給他的倒楣學生。他們並不老着臉皮，張小泉或者王麻子一般，待學問如待剪刀一樣，祇此一家，並無分店。他們也不學齊人『余助苗長矣』，硬拿大道理當做聖經擡給頭腦單純略識之無的瘦小夥

子，看起來胖，其實一隻一隻全是填鴨。他們沒有野心，不對別人有非分的自私要求，大前題是人類的福利，所以不帶一絲絲虛榮。

毛病就在這上頭：『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多了一個『好』字，毛病就來了。在文法裏面，惹亂子的不是形容詞，永遠只是動詞，特別是形容詞借做動詞用，亂子一定不小。『好好先生』，沒有什麼。『好做先生』就壞事了。做一輩子教書匠，不能夠算在『好做先生』一羣人物之中，他只是一個可憐蟲，如孔夫子，領薪水或收束修，名詞不同而已，動作是一樣的。最可怕是一種了不起的人物，不想在這裏面弄兩個錢，但是要的特別多，要人家捧他們如捧浮雲，飄來飄去，好不得意人也。他們不是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追求真理，問人家，爲自己，所以不肯收費。充實自己，也就是爲了傳遞的火把更亮。然而以指導者自居的火把，往往不添油，照來照去，越照越黑，就只照見自己。有一天火把熄了，便什麼也沒有照見。

說帝王惑於朱紫

小時候就學外國字，可是一直等到很晚很晚了，才搞明白「波耳普」pö。這個字不光就是先生早教我的那個意思。「紫」是尋常的意思。可是用⁴到帝王方面，牠的意思其實就是「朱」，一種名貴的紅顏色，並不就是紫，所以假如依然譯成「紫」，那就是以平民之目去看帝王之色了。

其所以名貴的原因，由於是一種海螺的分泌物，顏料原是動物的名稱，出產最盛的地方就是「聖經」裏面提到的推羅，在地中海的東岸，腓尼基人的商埠，後來有一時期落在波斯人的手心，成了征伐希臘的一塊重要跳板。推羅的意思是「石頭」，這種分泌顏料的蚌殼俗名也叫「石頭」，誰沾誰的光，就不得而知了。

大約物以稀爲貴，產量很少的『波耳普』顏料就成了富貴人家的專用品，那是一種亮紅，稍微深些，假如加上一點點藍，就成了紫，字典裏面所謂『青赤色』便是。青赤色不就是赤色。紫不就是朱。但是開頭帝王看重的正色是朱，是『波耳普』。不知道怎麼一下子就和老百姓所謂的紫混成一個東西，如孔夫子所恨：

惡紫之奪朱也，

又如孟子所解釋：

惡紫，恐其亂朱也，

兩者相淆，由來想必很久了。

老百姓和帝王之間，總有一個不是濫用名詞，便是色盲。可能是老百姓少見多怪，海螺紅勿需乎說了，便是紫也搞不清楚，後來便把「波耳普」說成了紫，不知道牠原來是朱。大祭司和帝王正如海螺紅一樣稀少，所以在外國字裏面，「波耳普」可以用做政治和宗教的最高權勢的徵象。然而帝王（他們的出身本來也不見得就高明到了那兒去，地痞流氓還算擡舉了他們）的色盲程度似乎並不見輕，大都把紅紫混在一起使用，也許因為紫拿紅做底子，沾了光的緣故吧，所以「論語」裏面就一般地指出：

紅紫不以爲囊服，

而不思色盲的人們，總像後漢的陳元，要說：

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

那麼朱紫不分，可見並非「明者」了。

老實說了罷，古今中外，自來做帝王的都害着不輕的色盲症，惑於朱紫，一個字有兩樣顏色，如「波耳普」，已經顯出貴賤之間的距離。到了中國，把紅說成紫的，只有帝王流亞，簡直有些欺負臣民，故意指鹿爲馬了。明明是朱紅印泥，帝王的偏偏叫做「紫泥」；明明是大紅帖子，帝王的偏偏叫做「紫誥」；頂有趣是一座土紅牆，帝王的偏偏叫做「紫禁城」。學者也許拿天文星象來吓唬人，把「紫」說做「紫微」的縮寫，什麼「王者之宮以象紫微」。我不管；反正濫用名詞是色盲的結果。老百姓說紅因爲看見紅，眼口是一致的。帝王偏愛把「紫」佔爲己有，不料竟和老百姓的「紅」是一

個東西。有人對我講，朱紫不分，是因爲朱的顏料後來普遍了的緣故。我老實不客氣回他道：既然普遍了，帝王更沒有理由把朱說做紫了，倒是老百姓學理欠通，『惑於朱紫』，值得可憐哩。

切夢刀（代跋）

不知道什麼一個機會，也許由於淪陷期間悶居無聊，一個人在街上蹣跚而行，雖說是在熙來熙往的人行道上，心裏的閒靜好像古寺的老僧，陽光是溫煦的，市聲是叢雜的，腳底下碰來碰去淨是壞銅爛鐵的攤頭，生活的酸楚處處留下深的犁痕，我覺得人人和我相似，而人人的匆促又似乎把我襯得分外孤寂，就是這樣，我漫步而行，忽然來了一個舊書攤頭，在靠外的角落，隨時有被人踩的可能，豁然露出一部舊書，題簽上印着「增廣切夢刀」。

夢而可切，這把刀可謂鋒利無比了。

一個白天黑夜全不做夢的人，一定是一個了不起的勇士。過去只是過去，時間對於牠只有現時，此外都不存在。他打出來的天下屬於未來，未來

的意義就是樂觀。能夠做到這步田地的，勇士兩個字當之而無愧，我們常人沒有福分妄想這種稱謂，因為一方面必須達觀如哲學家，一方面又必須揮揮詭譎如二楞子。

當然，這部小書是爲我們常人做的，作者是一位有心人，願意將他那把得心應手的快刀送給我們這些太多了夢的可憐蟲。我懷着一種欣喜的心情，用我的如獲至寶的手輕輕翻開牠的皺捲的薄紙。

「丁君成勳既成切夢刀十有八卷……」

原來這是一部詳夢的偉著，民國六年問世，才不過二十幾個年頭，便和秋葉一樣凋落在這無人過問的鬧市，成爲夢的笑柄。這美麗的引人遐想的書名，採取的是「晉書」關於王濬的一個典故。

「濟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

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

在這小小得意的故事之中，有刀也在夢裏，我抱着一腔的奢望惘然如有所失了。

夢和生命一同存在。牠停在記憶的暖室，有情感加以育養；理智旺盛的時候，我以爲我可以像如來那樣擺脫一切掛戀，把無情的超自然的智慧磨成其快無比的利刃，然而當我這個凡人硬起心腸照準了往下切的時候，牠就如詩人所詠的東流水，初是奮然，竟是徒然：

「抽刀斷水水更流」。

有時候，那就糟透了，受傷的是我自己，不是水：

「磨刀鳴咽水，

水亦刃傷手。」

於是，我學了一個乖，不再從笨拙的截擊上下工夫，因為那樣做的結果，固然夢可以不存在了，猶如一切苦行僧，生命本身也就不復在人世存在了，我把自然還給我的夢，夢拿親切送我做報答。我活着的勇氣，一半從理想裏提取，一半却也從人情裏得到。而理想和人情都是我的夢的弼輔。說到這裏，嚴酷的父親（爲了我背不出上「孟」，曾經罰我當着客人們跪；爲了我忘記在他的生日那天磕頭，他在監獄當着看守他的士兵打我的巴掌……），在我十三歲上就爲人殺害了的父親，可憐的辛勞的父親，在我的夢裏永遠拿一個笑臉給他永遠的沒有出息的孩子，我可憐的姐姐，我就那麼一位姐姐，小時候我會拿剪刀戮破她的手，叫她哭，還不許她告訴父親，但是爲了愛

踐，她永遠不要別人有一點點傷害我，就是這樣一位母親一樣的姐姐，終於很早就丟下我去向父親訴苦，一個孤女的流落的憂苦。而母親，菩薩一般仁慈，囚犯一樣勤勞，伺候了我們子女一輩子，沒有享到我們一天的供奉，就在父親去世十二年以後去世了。他們活着……全都活着，活在我的夢裏……還有我那苦難的祖國，人民甘願爲她吃苦，然而勝利來了，就沒有有一天幸福還給人民……也成了夢。

先生，你有一把切夢刀嗎？

把噩夢給我切掉，那些把希望變成失望的事實，那些從小到大的折磨的痕迹，那些讓愛情成爲仇恨的種子，先生，你不好送我一把刀全切了去？你搖頭。你的意思是說，沒有痛苦，幸福永遠不會完整。夢是奮鬥的最深的動力。

那麼，賣舊書的人，這部「切夢刀」真就有什麼用處，你爲什麼不留

着，留着給自己使用？你把牠扔在街頭，夾雜在其他舊書之中，由人翻揀，聽人踩壓，是不是因為你已經學會了所有的竅門，用不着牠隨時指點？

那邊來了一個買主。

「幾鈔？」

「五百。」

「貴來！」他望望然而去。

可憐的老頭子，「切夢刀」幫不了你的忙，我聽見你的沙啞的喉嚨在吼

嚕，還在嘆息：「五百，兩套燒餅啊！」



有版權

定價金圓六角五分

切夢刀

李健吾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文 學 叢 刊

第十卷 第六冊

山野
苦旱
馬和放馬的人
邂逅集
遠近
生存
秋葉集
金色的翅膀

艾蕪長篇
林蒲中篇
李白鳳短篇
汪會祺短篇
阿湛短篇
靳以短篇
海岑散文
單復散文

切夢刀
生之勝利
碑下隨筆
聲音
短簡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詩集
盈盈集

李健吾 散文
方敬 散文
繆崇羣 散文
一文 散文
巴金 書信
姚易非 戲劇
鄭敏 詩歌
陳敬容 詩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82
404021

1)



2/100